

文 學 叢 刊

栗 子

蕭 乾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子 栗

乾 蕭

目 錄

栗子	一
皈依	一九
矮簷	四五
曇	七一
鵬程	九五
參商	一二一
憂鬱者的自白(代跋)	一四九

栗 子

黑暗與寒冷把冬夜凝成塊不透明的固體。多雲的天空，隱約浮蕩着一道灰黃風圈，像遠古森林中一隻陰險的狼套，在天心擺來擺去，若在搜尋着適當的受難者。今夜海上也許還有風騷船女彈着琵琶樂吧，風圈冷笑着，明朝連半寸桅桿也不給留。

風似乎在試着它的鋒刃，已經在樹間房角穿行着了，呼着尖銳的哨子。孫家麒兀自倚坐在校園小土坡上一株盤纏似傘的古松脚。他用大氅領把頸頸厚厚包起，手塞到衣袋裏擺弄着一把圓滾冰冷的小東西。他手指在那些果實中間穿來穿去。被裝在黑黑角落裏的小東西就任他抓得擠擠碰碰，滑溜溜地在他指縫間鑽來鑽去，如小狐狸精的花環舞。它們也許還覺得好玩呢，那隻手的主人可正生着悶氣。刮吧，

他仰視一下那風圈。他氣恨這世界的炎涼。分明適才還燙手的栗子，這時竟冰涼到這地步。可是熱勁兒雖去，偏偏它週身的糖質還附麗着，黏抓抓的感覺使他怔忡不寧了。他重重咬了咬下唇，用力捏碎剛溜出大指縫的一顆栗子。

那暴戾的嘎吧聲靜止了果實的活躍，（這時它們才發現原來不是好玩的事！）那聲音，那破碎，使得他暢意了。他幾乎笑出聲來。嘎吧，嘎吧，溜出一顆捏碎一顆。捏死你們！他自語着。捏死這些不老實的小東西子，你們還鬧！大指鼓着力，嘎吧，嘎吧，瞬間他幾乎把袋子裏的栗子全捏破了。適才供他吃，供他歡娛的小果實們，現在是一個個殘廢地躺在黑黑衣袋裏了。髮膚撕裂的它們，這時不再能在手指間穿來穿去。它們癱臥着，如垂亡的傷兵，規規矩矩。這平靜顯然得歸功於那忠勇大姆指的有力鎮壓。他掏出手來，指肚上有些刺痛。果實原來還有硬殼。他好像對着誰表白受了委屈，又像安慰着那指肚似地囁嚅着：「可惡的小東西子，多刁橫！」

他吐了一口鬆釋的氣，扶着樹桿直起身腰。一陣眩暈，他注意到課室方向的燈

光了。那火焰簡直是一隻紅手，捏住他的頸頸。他有點要——他狠狠啐了一口吐沫，對着黑空咒罵着：「狗男女，一個個，捏死你們！」

挺起腰來，展在他眼前的是銀亮一片平滑閃光的冰場。風吹得冰上的燈光暗淡而且搖擺，悽迷地旋轉着稀疏幾條修長的人影。那清晰的冰刀接觸的吃吃聲，加雜着怒風的嚎叫，活像在他胸脯上畫着橫豎口子。他有些忍受不住。掉過頭來，視線逢到的又恰是往常他們並着坐過的白白石階。在那裏，他曾挺直頸頸爲一個女子唱過許多闌豪放淒艷歌曲。去年這時候，還有隻綿軟的手把熱栗子喂進他的嘴裏，隨着一個溫柔的微笑。他不能想了。這古怪的人生！

那時他多幸福呵。栗子瓢是金黃色的，他每一個日子也染上同樣燦爛顏色。他是當地警察署長的三少爺。他拉得一手好提琴，在冰場上是「外曲線」的高手。于今，栗子涼了，冰場除了少數來自椰樹島的華僑外也沒人照顧了。最可氣的，那些小子們把宿舍用紅綠紙糊滿，說什麼「禁止娛樂」

他要「自由」偏拉那個。「夏夜曲」他才拉不到一節，門廳龐響了。進來的是那臭股長，和，唉，和他的菁。想起來他簡直氣殺了。他等着菁衛護他，甚而如往常那麼安詳地倚在他左脅下，爲他機警地翻樂譜，但換上了藍布褂，帶上了「糾察員」臂章的她，冷酷無情，却已變成了另外一種人。

——家麒，你不能拉！國家眼看就完了，你還……

喝，那嚴峻的聲音，那冰冷的面孔，快把他肺氣炸了。他把提琴挾在脅下，楞着眼睛，氣沖沖的走過去，一把抓着她那弱小但是倔強的胳膊。

——喂，孫同學，她是糾察員。她辦的是公。請放手！

公！哦！狗男女。公！若不是心疼那值三百塊的提琴，他一定揮起來打在那臭股長生滿了黑黢的頰上了。他一點不知道菁是什麼時候爲他勾去的。有兩個來月了，她皺緊眉峯，總像是牽掛着什麼了不得的事。一見面不再那麼小鳥依依地笑了，第一句話總脫不了「看報沒有。」讀書時期麼，幹嗎過問政治！

如今他承認女人是不可解的動物了。她們永不能如一男子那麼準確地攫住幸福的尾巴。她們時常眼睜睜放它滑過。爲了排解她的愁悶，他也算盡到一個戀人的苦心了。他唱「銷魂曲」她掉過了沮喪的頭；拖她去館子，任什麼別致的菜也嚥不下。直到她帶上「糾察員」臂章的那早晨，他才查覺糟了。瞞着他，善已參加了一項他不以爲然的工作，那直接威脅他爹飯碗的工作。

——家麒，我得盡我做人的本分。你自己既不肯來，暫時先別來纏我！

呵，狠心的女人。愚拙的女人！你有什麼本分呢！能盡什麼本分呢？還不是和那臭股長廝混！他愈想愈氣。在那燈光搖晃中，他彷彿看見善和那生着黑髯的人摸摸擦擦。對，窗戶上的人影始終在不停歇的搖擺。一種煎熬在他心中騷動起來。他沈重地頓了一下脚，踉蹌地踱下土坡。

冰上正滑着兩三對男女。隨了旋風，他們把手搭成籐羅姿勢，像黃昏的蝙蝠那麼輕掠着，敏捷，和諧，雜着愉快的談笑。這景色不能不說故意和家麒搗亂。一條條幸

福的背影輕快地譏笑，鞭打着他的心。他帶點酸葡萄味地厭煩起那無疵的節奏。去年這時，菁不是也這樣把手搭在他臂上嗎？那時她穿的是一件花格短襖，飄拂着雪白的柔薄圍巾。她幾乎把半個身子的重量都托給了他。（這時他還能感覺那負擔的快意。）絨帽裏的汗珠雖滲透，他可還不忘記爲她哼華爾茲的調子。冰上掠着他們幸福的影子。兜過幾個圈子後，他們携手滑到蓆棚去啜熱寇寇。白的蒸氣暖着紅潤的臉蛋……

他不堪再想下去了。冒着冷風，他跨過了石橋。他筆直撲奔那人影幢幢的燈光。他握緊拳頭，準備一進門，不容分說就把菁拖到臂裏。抱住她，抱緊了她。如果那傢伙再「喂」就先用拳頭喂他媽一下。對，得給菁看看，麒不是軟弱無能的。美國權威心理學家不是說過嗎，古今女子皆崇拜英雄，愛野蠻。所有的西洋電影都證實了這真理。奪回菁，他看不出更好的路。

樓門口這時貼上更多的標語了。紅紅綠綠的，什麼「準時出發，」整隊回校，」

都如各色毒蛇在噬着他的心。他沒心讀那文字，只感到一種顏色和氣勢的脅迫。

——喂，開門，開開門！

——你找誰？這裏正在辦公。

門開了一道縫，見並非職員，又訶地關上了。

他對那扇門發氣。他明明看見一個女人的影子，彷彿伏在桌上。那一定是她。一定的。他們在裏面幹麼呢？鬼鬼祟祟，喝！拍拍拍，他死命地捶。

門這次豁然開了。燈光下抬起了幾張臉：悲憤，緊張，興奮，堅決是它們的顏色。

家麒睜大了眼，滿屋裏搜尋。他看到裁紙的，揮着寸毫的，研墨海的。迎窗有三個女生在擺弄着一架油印機。刺鼻的油墨氣味使他倒退了兩步。等他發見那握墨油滾子的是誰時，他不顧一切地撲過去了。

——善，你，你在這裏！幹這個……

爲他抓住臂膀的是一個身材頗纖細的女生。雖然這時咬住的牙根使她臉顯

得很嚴峻，但嘴角的笑渦還隱瞞不住她的溫柔美麗。和房中別人一樣，她穿的是毛藍褂，而且過忙的工作還把她頭髮弄得有些蓬亂。她用不知所措的神情凝視着自己招來的闖入者。像是什麼東西在她心上划了一下，她腿似有些酸軟。但即刻她的眼睛與壁上的誓約遇着了。（那旁邊還貼着一張塗滿了鮮紅血漬的地圖。）她臉上的肉綳得緊了一些。她咬了咬稍見慘白的下唇，剛想開口……

——咳，這裏是辦公的地方。

闖入者的眼睛瞪圓了。他看到正伏在條桌上寫着標語的股長。黑髭彷彿又多了一些，在那身棕色學生服上面擺着的是一張聲色俱厲的臉，放射着兩道正直森凜的目光。家麒由那上面讀出鄙夷、威脅，一切難容忍的字眼。看到菁那種近於不屑的神氣，感覺了四下向他逼來的憤怒眼光，他有些窘促了。他甚而有些後悔自己的猛撞。但他抑制不住，拍地他在桌上揍了一拳，跟着衝股長是一聲不顧耳的粗話。

已經在羞慚着的女生，這時明白得自己出面來制止了。她把油滾子托給身旁

的同工。紅着臉小聲說過「就來」便低了頭默默走出門了。

登時得意的光采天真地在家麒的臉上煥發了。他向着那逼視着他的股長做了一張鬼臉，才閃身跟了出來。

——菁，莫不成你變了！你別受他們籠絡吧，我倆是秤杆同秤錘，分不開的。

女人背了雙手，挺直身子，眼朝着另一個方向說：

——我沒變，是日子變了，環境變了。家麒，我沒功夫同你說傻話了。你聞着我不聞。我還有事情做。我得做。我再不做就永遠做不上了。我們明天早晨要遊行。我要去籌備。你走，我求你了。

關心着工作，話交代完，她拉開門環就想回去。

——不能，菁，你不能去遊行。今天爸爸來電話了，囑咐我明天千萬出不得門。他們什麼都預備好了：水龍，刺刀，噐，還有機關槍呢。你們這羣一共有多少！（他由口袋裏掏出手來比方，無意帶出一把破裂的栗子。）瞧，他們早晚都像這個，給捏得粉

碎。你還去混嗎？來罷，爸爸有權柄不准我去，我有權柄不准你去，對嗎？請叫那長一
個人去闖死，咱……

他話沒說完，女人氣得已經有些打抖了。她猛地咬着下唇，掉過身去。她死命地
扎掙，脫落了被抓住的手臂。

——撒開我！你有什麼權柄！家麒，我有我的事。我得做去，告訴你爸爸，把鎗磨亮
點……

隨了黎明，黑黑天心那道風圈漸漸顯得朦朧了。寒峭的風如一把鐵鏟向着大
地削來，像一個拙笨的泥水匠，它東砍西砍，砍落了枯樹枝上的殘葉，砍破了茅舍稀
鬆的屋頂，也砍斷了街頭乞丐久已腐爛的胳膊。萬物都爲那殘暴的風懾伏住，寒風
正愁沒的可砍時，街上發見一簇整隊的羣衆。

這是個混沌的日子。生與死的界線突然變得隱晦了。風捲着一羣不安於現狀

的青年在街上踏冰塊。吶喊，喊，北風如條機警的蛇，滑溜冰涼地向那些張着的嘴裏鑽。填滿了盛着憤怒的肺，填滿了空空的肚皮。喜鵲躲在巢裏，街上不見菜販的足跡，他們還是扯了嗓子喊，小紙旗搖得嘩啦啦像鬧水。

迎面，喊出東西來了。旋風成爲自然的烟幕，幕裏隱着黑衣彈壓者。閃亮，閃亮；闔把大刀，牛皮鞘，紅綢總，天天操演着的衝鋒包圍陣勢，到今天算是全用着了。寒風削砍着萬物，彈壓者也那麼無慈地砍削着同類。殺，殺，半條鼻梁，一泡血，想流進電車溝兒，北風不答應，即刻凍成冰塊。衝，衝，養兵千日，用兵一朝。署長有命令，誰個不聽命令，飯碗砍破。

衣裳扯碎。旗面削掉，不干事：還有旗桿。旗桿頭上挑着一顆心，氣憤憤，鮮淋淋。喊，嘎嘶的喉嚨，凍麻了的手。不成，不成，漢奸勾當不贊成！得在自己地面上做主人，活得有味兒，奴隸不當打罷！先打那本國史地教員的嘴吧。十年的國民教育不答應。倒下一個，去搗，背上也挨一刀。烟火，不，空中銀花，好個奇觀！喊吧，水向肚裏灌。頸子裏也

發現了什麼，冰涼，濕淋淋，眉毛上凍起冰山。高處還飛着磚頭。腦袋平地突起一個疤。還是衝——

北風爲黃昏稍稍斂住，夜又撒下黑暗的網。「唉，救——」沒有喊完就倒下了，在衙衙轉角，黑漆漆的。唧咕唧咕，揍死你個騷女人，還往那兒跑，不在家裏養孩子，也出來鬧。鬧，叫你鬧，拍拍，拍，有你的。

瀝青馬路，平滑，講究，文明，在昏暗的街燈下，成了血腥的戰場。一架架帆布搭架，穿梭着來去。戴白帽的護士掉了顆同情的眼淚。疲倦的戰士，滿身血漬的戰士，躺下吧。北風息了。城門關了。彈壓者吹起悠長的勝利歸隊號。凱回營。躺下吧，在這地窖子裏。藍眼珠的醫生忙匆匆地戴上金邊眼鏡。一個個試過脈息，迎窗驗過溫度針，嘆息着搖了搖頭：「爲什麼自己人打自己人，這麼狠！怎麼回事，中國有那麼一羣不可解的動物！」

醫院過道裏有了不介意的震響。一位近五十的戎裝軍人跨着囊囊的長統皮靴，一路隨走隨向身邊一個西服青年抱怨着：

——笨東西，你爲什麼不攔住她，你幹麼讓她混進去，無能的豬。將來還不是怕老婆的貨。她要，哼，她要偷漢，你也讓？等會我看，先說明白，咱們家可不要缺鬚短尾的。我得……

坐在犄角一個衣帽純白的女看護迎而攔住了他們。

——喂，先生，輕一點。這是病房，進去不得。

西服青年剛想賣弄點現代習氣，那長輩人可不耐煩了。

——怎麼，我看我兒媳婦。（又小聲說：沒過門的。）我瞧瞧她到底……

——您找誰，您說個姓名。

這回可楞住老軍人了。他公事實太多，他今天才知道兒子在外頭已有了人。兒子跑來就哇呀哇地哭，說重傷的名單上有一個是他掛念了一日夜的人。他做

過許多噩夢。許多都是假的，這回可都應了。「右眼扎傷，」呵，他對了那名單哭個好半天，那對美麗的眼睛，永遠流動着柔和明朗的眼睛，溫存安詳愉快的泉源。平素一個連「爸」全不肯叫的孩子，這時委屈地竟下了跪。嗚咽得才慘呢，他哭軟了一顆殺人不眨眼的心的倉促間，做爸的披上軍裝，就來相看這名姓不詳的兒媳婦了。

——她……

——Miss Nurse, I beg your pardon, 她叫于若菁。

看護婦向他們做了一個神祕的知會，就領頭邁着輕盈碎小的步子，把他們領到一間病房前。

房門口正立着一個探病的人。身上那件棕色學生裝的口袋已撕得狼狽不堪，手上的白綳紗說明了他也剛剛受過醫治手續。辨明了來人，他瞪大眼睛，用戒備的姿勢厲聲問：

——找誰，你們？

——找我兒媳婦！（這三個字震得牆壁起了回響。）我要瞧瞧她。我得……

那輕傷的青年撇下嘴岔，做出極其鄙夷的樣子。蓬亂的頭髮散在額際。他明明認出對方的身分了。受傷的那隻手握起拳頭：

——走開吧，這兒沒有兒媳婦。這兒只有爲自由挨毒打受虐待的人。你走開，你這個兇手。我傷不重。我還能拚！

軍人的指揮刀由脅下抽出來了。那不是一件生疏的朋友。哦，小夥子果然潑悍。怪不得派出彈壓的人都退縮縮，下不去狠手。看那神氣，想給他一刀。一種空閒或時間的觀念，也許是那古怪藥味按住了他的手。他昂然走進門口。他憑的是老軍人的氣勢。只可惜這氣勢却受不住一個憤怒的拳頭。

好呵，你，你混賬！揍死你這小子。你瞧咱，咱五顆金星，是你對手！來人，給我來人帶他走。

人來了：看護婦，外科助手，醫生，還有，還有一大簇各校來探病的青年。

——揍這老傢伙，揍死他！

一片嘈雜的咒罵聲如潮水般湧起。西服青年磨拳擦掌地圍護着老軍人，眼着懷恨的羣衆擁上來了，年高的醫生忙由人叢中擠出，用着急的姿勢鎮壓這陣騷擾。

——這裏還有病人，諸位，請守秩序。老先生，你要找誰？誰是你的兒媳婦？

病房的門開了。潔白的床單一端露出一張厚厚纏了綳紗的臉，胸脯上放着一張慰問者的簽名單。病者早爲騷擾吵醒了。雖然露在外面的臉只剩一半，那難以容忍的不屑神情是可以辨認得出的。她索性把露在外面的一隻眼睛閉上了。她太疲倦了。她有許多話。她需要休息。

這時，西服青年多情地湊近床畔，用帽沿擦着頰上的淚。他想去摸摸她的手。像預感着什麼羞辱，那手縮進被裏去了。青年滿心不知是懺悔還是憐惜，側過身來，似是爲雙方介紹，低聲說：

——菁，爸爸也來了。

病人沒睬他。隔一會，眼皮徐徐睜開了。那隻美麗而孤獨的眼睛惺忪眨了一下，又匆匆閉上了，眉間似蘊蓄着一種苦痛：厭倦？憤怒？沒人知道。但是一翻身，她面向裏去了。

軍人父子若有所失地互相觀視着。衆人也屏着聲息靜看這微妙近於幽默的情況。

——菁，是麒來看你了。你怎樣，還痛嗎？你現在明白苦處了吧！你以後可聽點話，
菁……

那柔和的聲音顯然是不中用。床上的人仍沒有動靜，除了床單稍稍有點起伏。她把臉深深地埋在枕側了。

——菁，我們還是我們，沒人能分開，對嗎？

突然，她翻過身來了。她疲憊的眼睛還放射着憤怒的火。她的嗓子劈了，嘎了，沒力氣了。她啞啞地嚙嚙口部動作明明是堅決地說：

——走開，你捏碎了我，得叫我養息。我好了還要去幹。我認不得你了。我討厭你。
你走你的路吧，不要在這裏。這不是你耽的地方！

一九三五除夕，天津。

皈 依

「這兩隻窟窿算不中用了。哼，我綉戲鳳的眼，會連寸針都穿不上了。我這老悖惑！」

老婦人跨坐在炕沿上，膝頭攤着一件未製就的藏青大褂。她瞋着戴了花鏡的眼，迎了高麗紙窗送進的光，用軟弱的線頭撞着倔強的針。任憑老婦人粘上多少吐沫，搓個多麼緊，線頭也還是軟得不爭氣，針眼也還是偏不讓它穿過。好幾回，線頭像是順利地鑽進了調皮的針眼；及至捏着針的那隻手顛顛地向下一放時，線頭又仍如冬日枯枝一樣懸空着了。

「你個瞎針，也欺負我這苦命婆子！」她自己嘟囔着，然後勝利地揚聲說：「欺負不了呵。我還有個機靈的小丫頭呢！」

說着，她幌幌地邁下炕沿，稍稍掀起破舊門簾叫着：「妞妞，妞妞，來幫媽管教管教這條針。氣人透了。」

但外屋裏回答她的，却是小八仙桌上那隻銹舊的馬蹄錢澀鈍的脚步聲。那錢是她兒子因為誤過兩回事纔由天橋浮攤上買來的。

妞妞本來和她媽對坐在炕沿上縫襪口的。適才出門去買晚餐的菜。老婦人以爲她回來就在外屋做起飯來了。

「妞妞，你個鬻子，怎麼不理我呵！」老婦人挑起門簾走了出來，外屋却不見了妞妞的影子。桌上一條手巾包裹着纔買來的一塊乾巴巴的豬油，一小棵白菜，一塊醃蘿蔔和半塊生薑。一根未剝完的葱葉斜斜地丟在桌角，充分地說明了這怠工者臨行時的匆促。

頂棚正遊行着幾隻老鼠，沙沙地像是在那人眼及不到的地方有所爭奪。突然咕咚一聲，像是失敗者跌了下來，把屋角的積塵震得片片飄將下來。

老婦人瞪了一眼頂棚，把手巾又重蓋了蓋，罵着：

「懶丫頭，又野跑去。」就邁出房門，扶了門框，用這枯老身子的全副氣力喊：

「妞妞！」

這是喊給隔牆南院聽的。那是妞妞常串門的一家，那裏有一個叫蘭香的姑娘，也和妞妞一樣隔天由蔡家論打領取織就未縫口的洋襪，拚賽地縫好，再論吊拿手工錢。如果這時妞妞正在那院和蘭香攀談着「挑針不受使」或「活計近來不大充」的行話時，聽到這聲喊，就必隔牆揚聲答應：「這就來！」

但喊了兩聲，回答她的只是沿着破牆角巡遶着食料的幾隻瘦柴鷄；以為要喂它們食，就吱吱地叫了起來。再有，依了舊瓦盆酣睡着的黃狗也為這聲音驚醒，豎起耳朵，偏着抬起了頭；待明白並沒有牽及它的職守時，就又慵懶地臥下去了。

初冬灰色的天空裏這時正飄動着幾隻風箏，懶洋洋地任着季候的風吹擺着。好像妞妞便是那些風箏的一隻似地，老婦仰起了頭望空罵着：

「野丫頭，你年青，你俊俏，你就該丟下我苦命婆子一人在家裏麼？」她吐了口唾沫，返轉身來，嘴裏還嘟囔着：「瞧，等你哥哥回來，我給你這丫頭告訴！」及至看到那閑懶的蔥葉，她更加生氣了：「我說，妞妞可又野跑起來了。她若出了亂子，你不准再替她拚命爭氣去了。」臭妞妞，我給你瞧瞧我這苦命婆子的手段！」

看看天色不早了，兒子又到家就嚷餓，她忙把活計攪了起來。把妞妞的粉紅豆青洋襪賭氣往被垛角落一推，就迎着風門剝葱，弄起晚餐來。嘴裏咒罵着女兒，心上可又時刻地盼着她的影子。

好晚好晚了，妞妞纔帶着滿臉的喜歡溜了進來。她一路挾着本小冊子，口中哼着尙未嫻熟的調子。忘記了出門時太陽離白馬寺旗杆還好高，這時更夫爬着梯子已把街燈逐盞點亮，她跳着就闖進了門坎。

爲了省油，一盞燃亮的洋燈又拈暗了下去；在這黑黑的房裏，與低低的火苗相呼應私語着，成爲兩顆星子。火上蒸着作爲他們晚餐的黃面饅饅。老婦人正躲在屋

的一角，摸着黑，顛顛地切着醃蘿蔔。看到闖進門坎的這年青歡喜的影子，她訴着委屈噉噉起來：

「小狐狸精，你上那兒偷漢去了，把我苦命婆子甩到家裏！」

「媽，您別生氣——」妞妞一直蹲到婦人身傍。「媽，我看熱鬧去了。好玩極了——」看到老婦人仍嗚噎嗚噎地切醃菜，裝做沒聽見，妞妞明白得把話倒過來說——先得解釋爲什麼出去的。「媽，我正剝着葱，剝着剝着，像前幾天一樣，門口兒又一陣樂鼓響。您聽見沒有，咚咚地？我也沒顧得問您，就跑出去看了。嘻，就看見——」說到這兒，妞妞見老婦人仍就低着頭，忘情地切着醃菜，急得可就牽了她媽的底襟說：「媽，您聽呵，就看見一大隊人跟了黃旗子走。旗子後面有一隻胖大的洋鼓，咚咚地。後面還有許多小鉞。」妞妞一比那鼓的大法，險些把案子弄翻。

「臭丫頭，大就大罷，可別禍害我的醃蘿蔔！」

「媽，您聽呵。還有許多穿灰軍衣的男人，額子上有紅色肩章；都乾淨，文明，不像

表哥那破爛野蠻勁兒。媽，還有幾個姑娘，也都是灰色的裙子，也配着紅肩章。又整齊，又乾淨。媽，她們還會唱呢。隨唱隨玩着她們手裏的小鼓——周圍都是小鈴鐺，咚咚咚，嘩朗朗——妞妞說着頭和腰一起擺了起來。那忘情的得意把披滿了昏暗的老婦人招惱；雖是微弱的燈光，也應照得出她那不好看的斜睨：

「所以你這臭丫頭就沒了魂似地跟了下去，對嗎？」老婦人咬音啞字地說。

「我那兒要跟了下去！我還不知道您老人家離不開我。一會兒：妞妞，給我冲碗藕粉！」一會兒，「妞妞，痰盒滿了！」再一會兒——妞妞學着她媽老病犯起來時的樣子。這回可把老婦人逗樂了：

「你個薄片嘴，我幾兒個天天這樣過！瞧，這堆醃菜；瞧，那個——」老婦人手指坐在小小白爐上冒着熱氣的蒸鍋，天真地顯耀起自己的功勞。

「嗯。反正，媽，我沒打算走呵！」妞妞把話拖回正題，索性解釋個清楚，免得又聽絮絮的噉噉：「可是呢，那穿灰衣羣裏的一位姑娘直衝我招手。」

「呃，誰呢？」老婦人也關心着。

「是呀，我也認不出，頭上還扣着個灰色荷葉帽。我正猶豫呢，她從人叢鑽了出來，一把就抓住我的袖頭——」

「喝！」

「她說，「來罷，妞妞。」我細一瞧，您猜是誰？」

「誰呢？」老婦人把將要直起來的腰又屈了下來。

「是糖房大院的菊子，那個去年幫咱們攬過活計的。」

「你說是那個愛繫綠頭繩的？」老婦人顫顫地指着女兒說。

「對呀，人家現在可不繫綠頭繩了，連鞋都是洋的。虧了我沒問她，拈了幾雙鞋底兒！」

「她爸爸常壓寶。」老婦人搔着蒼白頭皮，想顯顯自己的記性。「不是還常揍他娘兒們嗎？」她勾起家務事來了。

「您聽着呵，媽，於是我就隨她入了隊。那胖大洋鼓離我纔兩三步。」這時，母女倆個臉上都各煥放着光彩。白爐邊吐着調皮的粉紅舌頭。「我就問，「菊花，你帶我上那兒去呵？」她一邊搖着手裏那有鐺啣的鼓，一邊小聲說，「別叫我菊花，叫我利百加。咱們回堂裏去。」我不放心您。我要回來。她死死地拖着。而且，他們唱得真好聽呢。媽，您聽：「主，葉蘇愛我，主——」瞧，這是他們臨走送給我的。」

妮妮走近小八仙桌，把那悶悶的洋燈拈亮了。燈立時高興地吐出橙黃舌頭來。在滿了蒸氣，火苗，燈光的小房裏，妮妮的小臉蛋現得極其紅嫩可愛了。妮妮忙把那有着美麗封面畫的小冊子鋪在桌上，那上面的字對於母女倆都是陌生。老婦人只睜着昏花的老眼在小冊子上擦着鼻梁。恍惚地她看到一個留鬍子的人，赤着身，立在兩根木頭上。

「這許是鬼子罷，眼眶深深的！」這時，呈現在老婦人心中的是庚子年當二毛子的惡報：雙臂倒綁，義和拳大師哥一上體，刀把落處，一顆圓圓的腦瓜就熱騰騰地

滾到路旁。

「什麼鬼子！這是葉蘇。」妞妞辯護着。「說是咱們都有了罪，葉蘇一死，咱們就都放了。瞧——」妞妞沒理會到老婦人的臉色，還熱心地指點那封面畫說：「這就是他死在十字架上，說是咱們都得信教——」妞妞儘白天聽來的學說，一點不知道這些話在老婦人心中所引起的恐怖。

「我就不信。我憑什麼信他，當二毛子，等義和拳來要命？再把野蠻的鬼子兵招來，弄得九城雞犬不安！別瞧我土埋半截兒，我還希罕我這條老命呢。妞妞，我不准你再去聽見了沒有？去了，將來連說婆家都沒人敢要。」說着，她伸手就奪那本書。

妞妞正得意着她適才把老婦人逗樂了的成功，得意着她生動的學說呢，這突變使她戰慄起來。她感到了侮辱。想到外面人對她的溫存恭維，她恨起媽媽對她自尊心的損傷。她死命抱住了那小冊子，撇着嘴，走到裏屋去了。

老婦人看着這少女的背影不住地搖頭，像是說：「你有什麼見識！我老婆子鹽

也比你多吃幾斤哩！」她屈下腰，聽聽蒸鍋裏的水氣，沙沙地像風中的蘆荻。她忙又用老鼻孔在糊了紙的鍋沿嗅了又嗅，想由那玉米味裏推測出饅饅熟成什麼地步。她屈指掐算，蒸上鍋時，賣炭的正由門口吆喊過去，這時滿天都出了星星。該熟了罷？可是，平素娘倆個誰也不願意太信任自己。非要另一個點了頭，搭訕着說：「成了，沒錯兒。」纔把悶了半天的籠屜揭開。立時，六七个擠在一堆的金黃饅饅會使小房子裏飄滿了熱騰騰的雲霧。遇到揭得太早了些，饅饅還黏黏的，塞到牙縫上苦苦的時，娘兒倆誰也不報怨誰。當那個做學堂校役的人使起性子時，她們娘兒倆都低下頭去任勞任怨，捺住呼吸聽一些粗話。于是，老婦人就溫柔地問：

「妞妞，你來聞聞饅饅熟了沒有？」

回答却是一陣被抑制住的嗚咽，在裏房的炕沿上。

城角東正教堂的晚鐘又響了。待到一個龐大黑影邁進門坎時，這小房裏簡易的金黃色的晚餐又在恬靜柔和的燈光下舉行了。照例那僅有的一碗菜是擺到這

勞苦了一天的男人面前。三隻豆綠土碗一—地由老婦人添滿熱騰騰的豆汁，再由妞妞輕輕地端到炕心的小飯桌上。然後，兒子的話匣子開了。說說學堂又參加了天安門的什麼大會，他怎麼忙着給糊小旗子。說說那齋務長如何買條帚還開花賬。說說胖校長怎樣用學生制服的材料做了一件大氅。說到這兒，問起他媽來：

「李先生的大掛做多少了，媽？今兒我擦着玻璃他問起我呢。」校役景龍常由學校攬來一些成衣活計給她們母女做，幫助家用。

「還沒縫好大襟呢。」老婦人放下碗來說。又補了一句：「妞妞半天沒在家，一根線認不上，我這雙老眼就算歇了工。」

這時，景龍理會到今晚妞妞的異態了。往常，她正滴溜着小眼睛，盤問着哥哥又聽會什麼「革命歌」了。今晚她只默默地把脚搭到炕沿上，把嘴掛到碗邊，任酸酸的豆汁流進小肚囊裏去，連半個饑饉都沒吃光。沒有了盤問，沒有了嘻笑。垂到額下的一撮孩髮後面紅着一雙腫起些的眼睛。

景龍愛他這妹妹。他不准什麼人欺負她。別瞧他小子窮，他還有個高貴的念頭。他時常告訴她：「妞妞，等哥哥發旺了，第一件事是送你上學堂。你先受個幾年苦，縫襪口，將來買他媽絲襪子穿！只要咬得住牙，窮人有翻身的日子。學校裏先生們演講總說，將來是咱窮人的日子！」曾經有一回他這妹妹吃了別人的苦頭。他在學堂裏正擦着黑板。得了信兒，即刻趕了回來。帶着滿身粉筆屑和那人打了一場血架。今晚，他怕又是有人欺負她了。

「妞妞，怎麼回事？」

妞妞低了頭不做聲。幾顆亮晶晶的淚珠像架在弱枝上的小鳥，再一逗可就真地飛下來了。

「說呵，妞妞。」他像明白一個男人蓄有的野勁又該使用了，就放下筷子，挽起了袖口，「咱們窮，可不吃委屈。告訴我，揍他個——」剛剛要把解恨的不潔的言語罵出口來，老婦人着急了，忙厲聲說：

「聽明白了再罵！」這時她怪起兒子的偏心來了。適才對妞妞忍住的怒氣，一併發動了。「沒委屈她，個野丫頭！由太陽高高的走，擦黑兒才照面兒，把我老骨頭丟在家裏，說了她兩句麼，就撅起嘴來。」

景龍明白原來是家務事。他放心地又拾起箸，偏過臉來頗嚴厲地問：

「你上那兒去了，妞妞，一去半天兒？」這點驟然的嚴厲至少對老娘是付舒肝丸。

「去——去救世軍了！」妞妞吞吞吐吐地說，頭可仍是低着。

「你去那兒幹麼？那些成天在街上打洋鼓起鬨的瘋鬼子，雇了窮中國人滿街當猴兒耍。上海洋兵開槍打死五十多口子，臨完還他媽派陸戰隊上岸。哼，老虎戴素珠救他媽什麼世罷！」這時，他記起上次給學校抗大旗，在天安門蔦棚底下聽熟的一句：「他們是帝國主義。他們一手用槍，一手使迷魂藥。吸乾了咱們的血，還想偷咱們的魂兒。妞妞，我寧願意你去檢煤核兒，我不准你給他們作踐。聽見了沒有，下回不

准再去！

老婦人這時是心平氣和了。她趁勢翻騰起肚裏的掌故來。什麼庚子年間西什庫的火燒得多麼旺，八國聯軍怎麼把九城掠個空，家家門口兒飛着「大日本順民」的小白旗兒呀。「那時我纔十八，」一句她頂愛重覆的話。說到怎麼逃難的時候，搬運了一天桌椅的校役打起哈欠來。把小飯桌抬下，立在牆角，三口便各倒在屬於自己的那塊土炕上吹熄了殘燈，結束了一個不甚愉快的日子。

蜷在薄被裏的妞妞還是不服氣的。那些古老的故事不會由她小腦瓜裏擠出她晝間的好夢。今夜，靠牆睡着的哥哥的蠢大鼾聲在她幻想中成了黃旗後面的那隻胖大洋鼓。她媽間歇的咳嗽代替了清脆的小鈴鐺。雖然躺在硬硬的炕上，妞妞却宛如走在一大隊人中。哥哥把黃毛鬼子說得那麼壞！今天她平生第一次感到了洋人的溫柔。那女教士不但有白嫩細長的手指，嘴裏還流着使人聽了疑是同胞的本話。當妞妞隨了大隊跨進那「堂」裏時，那又羞怯又得意的勁兒直像個新娘子。

那「堂」打扮得多好看呢。紅的玻璃，綠的玻璃，各色的玻璃把人幌得昏昏如入仙人世界。鮮豔的萬國旗交叉地繫滿全堂，劈拍地飄響着。那著制服的黃毛男子的嗓音唱得多宏亮呵。他領導一切人……

妞妞翻來覆去地怎麼也睡不着。梆子敲過去了。顫顫的餛飩叫賣聲在催着賭客們歇歇手了。

妞妞睜開了眼，咬咬下唇。想如果她真地不去，第一個對不起那有細長白嫩手指的黃髮教士。她把一本美麗的小冊子放到妞妞袋裏，拍着她的肩說：「明天送你更好的一本。今天完了。」那黃髮女人有一種迷人的微笑。臨走時，低聲在她耳邊說：「記住，你是屬於上帝的。」那是一句嚴肅的話，由神色，妞妞懂……

想着想着，她對靠牆睡着的「大鼓」有些怨恨了。聽菊子說，「堂」裏的人都是頂溫和的。看了那黃髮教士這話她信了……

夢中的妞妞，儼然已穿上了一條齊整的灰布裙子，像菊子那麼滔滔地讀着一

本聖書了。又好像坐在琴檯上的就是她媽，但非常模糊。

醒來時，由于昨晚的啼哭和夜間的失眠，妞妞的眼睛更難看了。

往常，她知道怎麼生起小白爐，燒臉水，買鍋餅，打發哥哥七點半以前趕到學校。買好午餐的菜後，就又安穩地坐到炕沿，陪老婦人做起活計，自己縫着各色的洋襪。遇到她媽有費眼的活兒時，就接過來給做好。隨口還低聲唱着小曲兒。有時，故意逗眼力不佳的老婦人說：「媽，媽，咱們換着做罷。您縫我的襪口，我給您釘紐絆兒。」老婦人就忙把活計往懷裏一抱說：「我纔不做你們那機器活呢。我是老古板，還是讓我做大褂罷。洋襪你們青年人穿，你們年青人就做得呵。」等那盲算命人敲着鑼鐺的小銅鑼走過去了——那是十一點的記號，妞妞自會把洋襪堆到一旁，說聲：「媽，可不許動我的活計，錯了針要賠的呵！」就到外屋安排午餐去了。

今天妞妞可不乖了。她懶得去生火，害得哥哥把燒餅乾巴巴地吞了下去。當她拾起洋襪來，待要動手做時，她陷入了痛苦的沈思。她記起昨天菊子的話來：「哼，縫

上一打，才兩吊二。把兩隻手縫爛了，一個月出得了三塊錢嗎？這兒呢，一年兩套新衣裳，一個月六塊現洋，以後還有升。現在再叫我縫那臭襪口，我可不幹了。我的手生來是爲上帝作工的——打洋鼓爲他傳福音。」

想着這動人的話，妞妞能健做終日的手竟酸痛起來。坐到炕沿上，她時刻向窗外探首。昨天那繽紛景象又重現到她眼前。她恨起她哥來。更直接地，她恨起坐在對面的媽來。

下午，當她買晚餐的東西回來不久，遠處又有鼓聲如注地咚咚捶來，捶向她身邊來。捶得她臉燒得很。捶得她心房澎湃起來。咚咚，那胖大的洋鼓咚咚，那齊整的行列咚咚，那抑揚的歌聲，那細長白嫩的手指，那溫存的語聲。咚咚，愈捶愈近，彷彿還聽到了「一聲」榮耀——」那似是屬於菊子的尖銳嗓音。她煩躁極了。一條焦灼的硬蟲在她心裏爬來爬去。她把手裏糾纏不開的線頭一口咬斷了。抬起頭來，遇到的是老婦人監守的眼光，像動物園的鐵欄，使她感到不安。咚咚，她爲那愈近了的鼓聲所

喜。她的心房跳得更活躍起來。她笑了出來。嫉妬的針，趁勢刺破了她的食指。她忙咬住流出鮮紅血液的手指。咚咚，鼓聲像示威似地愈湊近了。也就更響了，響得院裏的狗也吠了起來。

妞妞實在忍不住了。她一把由炕蓆底下抽出她那美麗小冊子，楞楞地說：

「我得去看一下，媽！」她轉身要走。

「敢！妞妞，你哥哥留下了話。咱們祖上沒缺德，你敢麼非信那二毛子！」老婦人淚眼汪汪地苦求着，並即刻牽住了妞妞大襖的後襟。

這時，鼓聲和歌聲直是圍着她們這小房子奏了起來，嘹亮的聲音說明了有多少人摩着肩頭，跟踪在後面。妞妞耳邊彷彿還聽到了菊子的召喚，「一月六塊現洋，」還有那教士神祕的富催眠性的聲音，「你是屬於上帝的。」妞妞興奮得可說有點瘋狂了。她甩開肩頭上那隻牢牢抓住的多筋的手。她出力掙出老婦人那顛巍的懷抱，一直跑出門外。

「妞妞，你個瘋丫頭，野丫頭，狠心的——」

但是妞妞已跑出大門。大隊已走出一些路了。遠遠看來，旗鼓肩頭，聲勢愈發浩浩蕩蕩。她喘喘地追了上去。

任憑老婦人罵着「你個不要臉的臭丫頭，義和拳再起義我頭一個入夥，宰你個野丫頭！」這野丫頭直到天黑也沒回來。

老婦人喘息着做完了必做的事後，便披了一條光禿破舊的圍巾，坐在大門坎上張望着。怒號着的北風刮得她悉索。她怔忡着深陷的眼眶，像是對着黑色天空埋怨着：「你欺負我這苦命婆子，一個女兒都不肯好好留給我呵！」

當那個巨大黑影哼着革命軍的流行調走近了時，他爲老婦人蹲踞着的黑影嚇了一跳。

「媽，怪冷的，您在這兒幹嗎？」他伸手去扶那枯老的身子。

「怪冷的，凍死我她丫頭子就爽快了。」老婦人像是不肯立起來。

「是不是妞妞又氣您了？您別把老病又逗起來呵！」

「妞妞，她丫頭翅膀硬了，丟下我當二毛子去了。去到這時候還不照面兒。」

「怎麼？妞妞又去了？」校役才明白了當前的嚴重。

「我老了。我纏不住她了。你作哥哥的不該隨她找死呵！」

「媽，起來。」他用力硬把老婦人扶起。「您先進房裏去，我找她去。她去那所救

世軍？」

「還不是花牌樓底下新蓋成的那座灰樓！路東的。」

校役說了一聲「您等着，」就用急促的脚步向南走去了。

望望那爲夜色所吞食的黑影，老婦人邊向房裏踱，邊囁囁着：「得，他也走了。還是丟下我苦命婆子一個人！」

這粗野的校役直着兩隻獵尋的眼，如一瘋人似地闖入了華麗的教堂。這時，晚禱會纔散完，堂裏的椅子狠狠地橫斜亂躺着。一個堂役正由牆上摘一幅說教的插

圖，上面畫着一個爲蟒蛇纏起的人。像學校一樣，這裏壁上也懸着許多掛圖標語。但景龍沒有工夫去看牠們。他只在堂門口揚聲向那捲着插圖的堂役：

「喂，夥計，我妹妹在那兒呢？」

也許是這稱呼太熟了一些，那堂役連正眼也不瞧他：

「出去。別嚷，隔壁有人在悔改呢！」

「辛苦。」校役明白和氣的好處了。「我是來找我妹妹的。」

「這兒是教堂。這兒沒你妹妹。你出去，人家在悔改呢。」

「你怎麼知道沒有我妹妹？我非找到她不可。」校役索性邁進腿來，囊囊地踏

着光滑的油漆地板。這當然惹惱了那堂役：

「喂，你那兒來的？沒跟你說這兒沒你妹妹嗎？」

校役不睬他。挺了胸脯就走近講臺旁的小綠門。堂役由憤怒而驚慌了。這陌生

野人的妄舉顯然是對他飯鍋直接的威脅。

堂裏「悔改」的儀式是最隆重的。這是入軍最初的宣誓，答應把自己獻給上帝的宣誓。宣誓的人，堂裏常叫做「工作的果子」。這些果子有的是說教後，受了感動的聽衆。但最多的是由於軍中人員的勸導。菊子便是負有此種使命的一員。設若她不能用「果子」的數目證明她工作的能力，她的地位也將如那末結果的花一樣凋謝了。所以，每天徐軍官講完了道，她便巡逡於婦女聽衆之間，用伶俐的口舌勸人「悔改」。她有耐性。當一個中年婦人猶豫不定時，她會用微笑鼓勵她，并說着許多好處，管保她「當家男人」也必同意。遇到固執的老婦人防禦地搖着頭，當面說着「還是灶王爺靈」時，她也只微笑地走向旁邊的一位，毫不露生氣的顏色。

這時，小綠門裏就正有着「果子」在悔改。靜穆是必須的。堂役一個箭步由臺上躡下，插着腰堵立在小綠門前。

「走開，你這流氓。我們這是文明地方。」

「文明地方！我妹妹就被你們這文明地方引誘得都不上家了。」看到堂役捍

衛綠門的光景，景龍更斷定他妹妹是被囚在裏面了。他想一脚踢開這可惡的綠門。兩個職業相似的粗人的爭執搏鬥房裏是早已聽到了。執行悔改禮的人必是不願中輟大典，始終不出來干涉。這時，由於校役的拳腳膂力使用得毫無節制，綠門豁然開了。一個着薑黃色呢制服，手裏捧着一本金煌煌厚書的洋人走了出來。他挺了挺筆直的背，重整一下鼻間的金絲眼鏡，帶着極不悅的顏色向堂役：

「喂，什麼事，老馬？」

堂役嚇得倒退了兩步，瞪了景龍一眼，回說：

「雅各軍官：他——一個街上的流氓……」

景龍聽了，不容分說，一把就抓住堂役的領口：

「你他媽的纔是流氓呢。」校役批手要打。

軍官插到兩個中間。

「哥哥，你別動手。」陡然，一個熟悉的女孩子的聲音鎮攝住那粗大的手掌。景

龍撒開堂役的領口。六隻驚異的眼睛一齊射向綠門裏。

是妞妞！校役看到自己的妹妹正虔誠地跪在一座半尺多高的小講臺前。旁邊另外有一個近三十歲擦着厚厚鉛粉的婦人。臺犄角還跪着一個十二三歲癡像的男孩。個個眼睛直楞的，身體都做著同樣姿式；雙手是搭在講臺邊沿。

正待向這陌生人嚴責的雅各軍官，明白了這野人和當前「果子」的關係，就把一隻毛茸茸的手掌輕拍到校役的肩上，用熟練但有些裝腔的官話和藹地說：

「兄弟，既然這位是您的妹妹，我們也就是朋友了。」

校役正狠狠地瞪着他妹妹呢，覺出了肩頭上的手掌，就掉過臉來目光炯炯地說：

「你誰和你鬼子做朋友！你勾引中國人，叫她們丟下媽，丟下工作，不老實實生活，跑這兒來瘋鬧！」他尖尖地指着那高貴的鼻梁說。

然後，一步闖進了房，他拖了妞妞顫慄着的弱小臂膀說：

「走你個丟臉的丫頭媽坐在門坎上呆等你呢！」

妞妞睜大着眼，不知所措。她如一幼小奴隸似地仰視着薑黃制服的銅鈕扣。

「喂，弟兄，她是我們的人了。」雅各軍官趕過去，按住妞妞的肩頭，嚴重地對校役聲明。「她悔改完了才能和你走。請站在門外等一等能！」雅各軍官用手指着綠門示意令他出去。

但這更惹惱了粗野的校役。不爭氣的妹妹他決定帶回家去管了。當前他覺得是一個極嚴重的局勢。白面書生天天所喊打倒的帝國主義似乎就立在他眼前了。他眼睛裏迸起火星。他感到了無上的侮辱。他看到了復仇的機會。抓在妞妞肩頭的兩隻毛茸茸的手像是掐着民族喉嚨的一切暴力。他一把給拔了開，隨着，狼狼地在那薑黃制服的前胸推了一掌。

雅各軍官無助地跌到講臺下。

「呃，呃，你這個中國人！」他摸着下額，紅着臉，狼狼地說。抬起垂了散髮的頭，驚

奇着在這黑暗大陸上佈道六年從也不會遇到的經驗。他搖了搖頭，欠着身子喊：「老徐，去叫巡警來，說有土匪！」

老徐方轉身要走，就爲校役一脚踢着大腿，軟軟地倒下。

「別，別！」妞妞用膝頭做圓規心，轉了個半圈，睜大了淚汪汪的眼茫然地哀求着：「軍官，看我面了，您饒了我哥哥罷。哥哥，你別那樣了。你賠賠禮就完了。」

「賠禮？他媽的。虧了你這丟臉的丫頭說得出。還不趕快起來跟我走！」他一把拖起妞妞來，鄙夷地看了左右兩眼：「跟我走！我倒瞧瞧我這妹妹是誰的！」

妞妞顫抖着不知所措。她用依依哀憐的眼看着那適才以宏亮聲音祈禱的軍官，看着那些臉嚇成土色的悔改的同伴，但校役的那隻強有力的手牢牢地抓住了她的臂膀，兇兇地拖出了堂門。

北風仍在怒號着。花牌樓底下的街燈閃着巡警腰間鑼亮指揮刀的套鞘。

廿四年一月廿九日，圖廚房中。

矮 簷

一個母親施教的至上機會是當她清早給孩子穿衣裳的時節。孩子的衫褂雖小，紐絆却密密縫了一大串。眼巴巴守着這小動物茁長的母親，恨不隔了那手縫的針線，把她的叮嚀願望盡數用指尖扣入，用溫愛熱淚滲進那小小胸膛裏去。

胡同裏那個賣杏仁茶的羅鍋子又沙嘎地吆喊了。這佝僂腰的老絕戶，他直是左近人家的一隻時辰鳥，隨了那清厲的叫賣，黃澄澄的陽光便嘻戲地攀到格子窗的中腰了。登時那片新冒芽的燦爛便驚醒了炕上昏睡中的老婦人。松開了她那雙已稍見昏花的眼睛，還在夢與現實的邊緣徘徊着的刹那，存在的意識，毋寧說母親的職賦，就陡然由熱被筒中硬抽出她的手，本能地摸到鄰枕的那顆小禿葫蘆了。

爲了房裏沒有個火爐，禿葫蘆這時一半是鑽到被筒裏去了。婦人的手，原要推

撼那葫蘆的，及至接觸到那毛刺刺的髮際時，却又變成了撫摸。雖然喊着：「樂子，不早了，起來是時候了。」可是那聲音和手指的柔綿對孩子的睡眠是含有不少鼓勵的。

對於一件活物，靜止真是最不寫實的狀態。看，禿葫蘆這時睡得多麼老實呵！只要不夢見作劍俠施展四肢，多麼斯文不動呵！然而那葫蘆裏可裝了不少的調皮。而且，他長了雙怎樣閑不住的手！說破了嘴唇叮囑他，「嬌嬌房裏養的花貓逗不得，」他偏把一片布條纏在那視覺敏銳的小動物的尾巴尖上，害得它抹過頭來團團轉着追那布條的影子，直到它昏昏地倒在門坎上。於是，嬌嬌放了一堆「爛手爛腳」的咀咒。嬌嬌的小兒子靈哥是個一沾手就哭的嬌種。成天告訴他躲遠些，昨天晚上他偏背了大人，衝那個孩子撒了個鬼臉，登時隨了哇呀一聲，嬌種跑進他媽房裏學舌去了。那個身材修長心腸狹窄的婦人以爲自己的「肉」認真吃了什麼大虧，就用尖酸的聲音罵着：「沒有大人的孩子，墳頭插烟捲兒，缺德帶冒烟兒。官街官道，狠

虎擋道。靈哥，你個沒人管的野兔子，下回我不准你再往堂屋去了。」

落在一個寡婦母親的耳朵裏，那添枝帶葉的罵語是怎樣的刺痛呵！爲了表白不曾慫恿孩子淘氣，她就噉起樂子來了。她要他去給靈哥賠禮。喝，他那裏是給人賠禮的孩子！他不服，他頂嘴，他終於給媽媽氣急了。同時對面房裏送來妯娌的指榆罵槐她也真忍受不了。她只有用自己孩子的哭聲來壓住那無止息的閑話。她動手了。

拍，拍，然而多麼柔軟的手掌！樂子咬定牙根了。媽媽平日不是用「好漢眼淚往心窩裏掉」來教訓他嗎，這回他就真地雙拳抱肩，任憑那躊躇顫慄的巴掌在身上拍擊，他反而感到一種英雄自覺的搔癢。婦人拍着，等待着一陣也那麼容易的哭聲，但她得到的只是一副硬骨頭，一張倔強的臉。她的手指有些麻痺，有些攣癢了。拍，拍，不爭氣，沒有聲音能壓住那更提高了嗓音的閑話。一陣眩暈，她覺得好像自己孩子也在用沉默幫着那個嘈嘈不休的妯娌。她手漸漸鬆了下來。她眼睛發濕了。終於，

她自己却倒在牆邊嗚咽起來了。

這時，一種辛酸通過了他小心窩，稀溜溜地沖化了他的勝利感。他伏在媽媽抽搭着的肩膀，數着婦人頸上的蒼白鬢髮。

他記起了「孝經」裏的故事了。英雄的氣概消隱，這時一股無名的熱淚如涓溝細流那麼沿着小額際緩緩地淌了下來。

便那樣含着一泡眼淚，樂子竟在媽媽肩上昏昏睡着了。還是婦人嗚咽到沒了氣力，才把他弄到坑上，順直放倒下，扒去了裏外衣裳，把一個光赤赤的身子連推帶滾地弄進鋪好的被窩裏去。爲他周圍掖蓋嚴緊了，自己還在油燈下爲孩子拈了半隻鞋底子。

如今，她又睜開眼睛了。對於一個苦命寡婦，天是沒有黎明的。每一個黎明對她都是個夜晚，天黑了，她反而可以躲在陰暗角落裏有個安謐。這時她側過身來了。她耳下壓着的是一束已褪去烏黑光澤的頭髮。她揉了揉那還透露着淚漬的眼睛。如

果一個人在初醒的時候容易揭露本相，這是一個軟心腸慈母型的婦人，手背上爬滿的青筋印記着她四十年來人世間的操勞。

一個中產人家的聰明多情小姐，嫁到一個決心獨身而被家庭強迫聘娶的冷酷男人的手裏，該是多麼不幸呵！這個一輩子不肯蹀哖笑一聲的怪人對於「塵世」太沒興趣了。看着奸臣當道，朝廷無能，洋鬼子又咄咄逼人，一口氣噎在肝臟，悶鬱成疾，竟爾不老而終。偏偏在他臨死的時候，也許是秉遵聖人之訓，留下了這麼條根。屈膝在他的死榻前，那個早年失怙事兄如父的弟弟流着淚說：「哥哥，你放心嫂嫂，我錯待了她一點點，天打雷劈。將來生下女兒由我聘，生下男的咱們家裏又多一枝。您供給我得秀才，我得叫他中學堂畢業。」恨洋人入骨的病人在臨終時還含含糊糊地說：「可別送——洋學堂。」於是，那孤癖一世的哥哥便做了一個悠長的太息。不上三年，叔子偏偏得了癆病。在一個黃昏，他躺在靠椅上說，「嫂嫂，我去了，哥哥的恩我沒報完。宗良（前妻的大兒子）已成了人。樂子的書可就誤不得的。」於是，

這個弟弟也做了一個悠長的太息。

叫做宗良的姪子是在另一個城裏做師範教員。按月把一筆小收入寄給那個總管的繼母之後，什麼事便無從過問了。五年來，居然大家還在一個房頂下呼吸，這是婦人忍受的好功夫。

孩子這時有些蠕動了，但他並不睜開眼皮。他啾啾地作着一種吃奶時代遺留下來的嚙嚼。這時那小禿葫蘆裏又溫習起昨天在私塾裏淘氣的事了。自從在白塔寺戲棚裏看了那齣「五子鬧學」，他無時無刻不在和學伴計議着惡作劇的策略。然而交上惡運，逢到煞神時，手心上挨板子多而且狠的却永远是樂子他自己。

婦人輕手輕腳地下了炕緣。房裏冷得直像冰窖，窗外呼呼奔走着嚴冬的寒風。臉盆裏是冰，水甕裏是冰，眼睫毛上的一些淚水也給凝成冰的了。忽然，婦人唉呀了一聲。

「樂子，你隆福寺買來的寶貝魚缸可凍裂了！」

這話可比鞭子還響。禿葫蘆即刻由被筒，由遐夢裏鑽了出來，身子在炕上佝僂成一匹受驚的幼獸，滴溜着一對淘氣眼睛向條案上張望。

「那不行，」看見他的龍睛魚凍僵他撇起嘴來了。「媽，你得賠我。你得給我買去！」于是，在被筒裏，兩隻小腳鴨就搗蒜一般地踹蹬起來了，震得磚炕起了咚咚的響聲。

婦人忙湊近炕緣，低聲說：

「樂子，乖，講點兒理！是媽給凍的嗎？媽要有這本事就不在這兒了。誰教房裏沒有火——」剛說到這裏，婦人嚙住了。她意識出這話落在有火爐房裏妯娌的耳裏不受聽。然而孩子却接過來了：

「要火爐，媽，夜裏我凍醒了，睜着眼直打哆嗦……」其實這是一片謊言。婦人把一切可以禦寒的東西全給他蓋上了。打哆嗦的却是那勾起八年寡婦辛酸的婦人。在黑暗裏，傾聽着孩子平勻放懷的呼吸，她默默地幻想着一個渺茫的未來。

這時婦人趕忙攏住了孩子的頭。青筋凸起的手在那禿蘆周圍撫摸起來了。

「孩子，要火爐，等你長大了，掙白銅爐子咱們煖。你爸爸從前就點那麼一座白銅爐子，爐邊上永遠烤着風乾栗子，還睡個大肥貓呢。他晚上總不愛點燈，一個人坐在那裏烤火，偶爾對火苗歎一口氣。我給他送碗茶，他都不許我近前。你爸真是個怪人——」說到這裏，母子兩個都似乎爲過去所浸蝕了。孩子不時地由家人口中聽到過去可驕傲的榮華，如同中元佳節房簷下裏裏外外掛着多少燈：有沙子燈，走馬燈，羊燈，還有冰燈。他小心窩裏儘後悔生得太晚了些。

有一次他問過婦人：媽，媽，你幹麼不早生我一陣？

「你怨誰！你得怨你那個古怪爸爸。」婦人帶點傷感又混着談諧地告訴他，爸爸在三個弟兄中是長子。然而他自幼打算獨身。二叔先娶的親，然後三叔也成了雙，只剩他自己。弟弟們在他面前是不能開口的，婚姻事更沒人敢提。在他四十生辰那天，壽宴席上有長輩親戚就試着步德惠他。他那裏肯！那天女客裏面正有孩子的母

親。(時光這個慘酷東西，看它把一個美麗少女折磨成什麼樣子了。)她隨了家人來吃壽酒。還送來一台麵捏的八仙過海呢。論體面，論風度，吳家二小姐那天是頗出色的。有多事長輩當面就偷偷指給他相看，問他意向。他搖頭不肯，可是兩個弟弟看出這難得的機會，就暗暗給催促起來，五月初七的壽日，九月裏就迎娶了——

婦人這時由椅子上捧來一抱小衣裳。

「起來吧，乖孩子。」那小光身子瑟縮着。婦人先扶他套上貼身小褂，然後是那件印了竹葉的棉襖。她一壁爲他扣着紐絆，一壁叮嚀他學乖，「給媽媽爭氣，對孀孀的妹妹弟弟要讓些。聽見了沒有，這是他們的家——」

「媽，不對，」孩子撇起小嘴岔來。「媽，他們屋裏掛的鐘，擺的盆景不都是媽的嫁粧嗎？」

「壞孩子，誰教你這麼小氣，那也礙着你的事。以後不准再胡扯。」婦人拍了拍那個小胸脯。「把這個放寬點，別鼠肚雞腸的。你念完「六言雜字」了嗎？」

「快了，媽你聽：自古人生在世，俱秉五行陰陽……」孩子照着私塾裏羣唱的調子滔滔地背誦了起來，逗得婦人笑個不住。

「好，下月你該念『名賢集』了，名賢集裏有一句是「既在矮簷下，怎敢不低頭，」你懂不？」

孩子搖頭，於是婦人爲他緊着腰帶，一壁爲他講說着。

這時，窗外有人在劈柴，隨了乾樹杈碰在石階上沉重的聲音，時有鏘鏘的金屬擊響和短促的用力聲。

「姑娘，等我來劈吧！」婦人低聲向外面說着。

沒有回答，石階上那沈重聲音繼續着。

孩子下了炕。八歲的年紀，身量可算不得高，黑黑的臉膛，濃重的眉毛，小圓臉蛋上掛滿了沒邊的頑皮。他第一件事就奔到條案去看那凍裂了的金魚缸。他撅起嘴來，非要婦人去告假，他說得在家給龍睛魚出殯。

「這鬼孩子剛才我的話你忘記了嗎？你還告假。你跟書本怎那麼沒緣！你叫我寒了心。」婦人疊着被，自己咕噥着。

「不是，媽，不交學費，那臭老頭子成天打得我好狠！——」

聽到這個，婦人即刻驚愕地掉過頭來。她撲到孩子身前，扶着孩子的肩頭，好像在檢驗他的傷痕。這個私塾老師雖然還會是她丈夫的屬下，對他有過好處的，但彼一時，此一時了。明白炎涼世事的她，十足地瞭解了孩子。她有些愁眉不展。她眼睛四下搜巡着。忽然她注視到房子的一角。那是炕上的一隻木箱。她對自己點了頭。

「孩子，告訴老師，明兒後兒，束修我準送過來。」

正說着，藏青布簾子衝開了一道縫，隨着是一個矮小肥胖的女人捧着一盆熱水進來了。

「姑娘，真難爲你了。」婦人急忙接了過來。然後扯了孩子的耳朵說，「你敢不好好念書。瞧你這好姐姐，給你劈柴，給你燒火，全爲得你這兩隻小窟窿多多認點字。」

來，把袖子挽上。」

這矮胖姑娘還是個聾子。她聽不見婦人的話。她只張着兩隻厚手，用充滿了希望的眼睛看着孩子。當她親手燒的那盆熱水洗淨了孩子狼藉的臉時，她感到無上的欣悅了。這年近三十的老姑娘是這家三代的功臣。和宗良同母，她是三叔的前妻遺下的孤女，曾經享受過好日子，臨到破敗，她甘願地成爲衆人的奴役。祖母的癆病是她服侍的，大伯伯死時她在床側。她抹着淚，在棺材後面默默地發着愿：

『大爺，大爺，您疼我一場，您放心，我幫大媽扶養起您這條根。』

八年來，孩子的事她成天同婦人搶着做。洗臭襪子，納鞋底，黃昏裏，還得坐在門礮上給孩子講故事。

有一天，當她給孩子洗澡時，坐在澡盆裏的樂子忽然好奇地說起：

『姐姐，你這麼大姑娘給個男人洗澡，不害羞嗎？』

正爲他擦着小脊梁呢，猛然聽到這話，她即刻把毛巾拋到盆裏，奔回房裏嗚咽

起來。直到婦人回家，問姑娘，她儘紅臉；問孩子，他茫然不曉。只是從那以後，孩子洗澡她再也不管了。她把水燒好以後，便悄悄地走出房來。

孩子的臉洗完，就不究來源地去桌邊摸那塊滾熱的烤白菽。然後，把一塊印了老虎紋皮的黃色包袱鋪在炕沿上，把昨晚溫背過的「六言雜字」，「弟子規」，那本有圖畫的「孝經」和新買來的一本「上論語」一一疊好，包上後還繫了個蝴蝶扣。他拱起書包要和婦人告別。婦人推他出房門。

「先去給孀孀作揖。」

於是，孩子立在房外拱着揖說：「孀孀，我上學去了。」

連哼聲也沒有。

反過身來又對姐姐作個大揖，哄得那胖姑娘高興得快要出淚。她一直把他和婦人送出門外，立在昨晚坐着講「司馬懿」故事的石階上，用一腔虔誠，她目送着母子手牽手的背影。

十六年前，這個古城論闊綽比不得今日。那時街道窄窄的，晴天是香爐，雨天是鍋粥。然而粥也能爐也能，却沒有洋樓遮蔽北方澄藍遐遠的天空。短短的一程路，行人熙攘，鋪店林立，也儘有看不完的景色。那時的鋪戶，都懸着極具象徵味的幌子。絨綫鋪前飄着一束赭黃麻繩，銅鋪門前擺的是黃亮亮一片。樂子愛這些幌子。他小腦袋裏隨時都在追溯着這些與那鋪子的關係。他想門前那束麻繩一定代表櫃裏管賬人的銀白鬍鬚。

孩子的手指是緊緊地握在婦人掌心裏的。那便彷彿是蹶千的頂梁，門的樞紐，不然就該是山喜鵲的頸練了。不這麼樣，誰敢擔保他飛到什麼地方去！腿腳並不會飛。簷走壁如白眉毛徐老西，然而街上他看見活物就想追。曾經有一次被一個親戚帶出來玩耍，在一架腳踏車前面他要現現身手。於是一個「箭步」他嗖地由前輪橫闖過去，爲那車把拐倒了。害得那個趕路的人坐了半天巡警閣子，打鋪保挂水印。

一堆手續。那個親戚簡直嚇得沒了魂，儘自說：「出門再不帶這種猴子！」滿城裏找骨科，遍土地廟去燒香，折騰了總有一個多月。

以後呢，孩子的辦法並沒有改。走在街上，那兩隻貪婪的眼睛還是什麼都得看看。一家切麵舖掛了紅，那些閃亮的鍍金字即刻會吸住了他。如果碰到一列迎娶的行儀，他更不忍移動了。他巴望着那團龍執事：宮燈，板扇，金錘，闊斧，還有那富戰爭意味的吹鼓手。胖大的皮鼓後永是那麼一頂鮮紅璀璨的八人大轎，平穩如孔雀似地壓在後面。這時他會把「自古人生在世」忘得乾乾淨淨。整個的他是爲那華貴的顏色原始的奏節所佔有了。如果婦人硬扯着他走，他會把指頭掙脫出，飛奔到行列的跟前，看那喇叭手的嘴吧是如何吹成泡的。一樁他永不能明白的事：那紅轎子裏到底坐了一個怎樣的「俏人家」。

有一回他可真遇到了一當子熱鬧。街心過着四五輛騾車，車上各坐着七八個面貌猙獰的漢子。街上黑壓壓地擠滿了看熱鬧的人，連舖子裏的學徒都趴到高坎

處張望。車上的漢子把瓶酒豪放地往喉嚨裏灌，猜拳，罵街，還扯着沙啞的嗓子唱二簧。一句『孤王酒醉桃花宮』唱完，隨着是一片如潮濤般的喝采。他小心也頗爲那所鼓舞。他問媽媽怎麼回事。婦人告他這是『囚犯，要拉去砍頭的。』

砍頭，他想想，小小心坎上似有了道黑影。呵，一個整人，削去一段，而且最注目的一段！他不忍看了。他撒腿就向胡同裏跑。喘着氣嚷，『媽，我怕，我怕！』到家他發了一夜的燒，媽媽天天用馬杓爲他招魂。他時刻惦記那幾個漢子。他們好像總醉醺醺地追踪着他。躺在炕上，他儘自奇怪着『死』到底是個什麼東西。爲什麼那麼些人圍攏起來喝采！他會不會有一天也坐在那麼一乘騾車上呢？他不敢想下去了。他脊梁上早已流下冰涼的一條。他趕緊去摸腦後的頸頸。

從那以後，婦人每天都親自接送他了，而且是繞着僻靜的地方走。但有什麼用呢！對於這麼一個感官易受激震的孩子，什麼也不是寧靜的。爲圖抄近，他們得穿過喇嘛廟。大殿前那對鐵獅成爲他的好友了。還有，唱經樓裏悠忽送來的號筒聲，沉痛

得怕人。隨了那個，更有尖銳的胡笳顫顫如山羊鳴。然後一簇戴帚掃帽披黃袈衫的喇嘛便由殿門走了出來。他有時獨自去廟裏拾松子。他屈下腰，一壁拾一壁默想着。一個表舅舅惡作劇地喚他做「小眼睛」，他撅起嘴來走開了。他最恨人在他身上挑毛病。大年初一去舅母家拜年，竹藍襖青馬褂，穿得滿整齊，想露露臉。偏偏一打簾子那傻二姑娘就尖銳地喊了一聲：「喲，怎麼黑呵！」登時他臉紅漲，抹頭就折回家去。從那以後，他再不肯進那家門了。如今他看上的那鐵獅子的大眼睛。他立志把自己眼珠也「練」成那麼大。他相信他能。於是每走過那禪院，他必得佇立瞪着那隻獅子，弄得婦人以爲他發了瘋。

出了喇嘛廟便是褙襖坑了。繞過那片爲嚴冬削成烏黑枯骨的垂柳，就該進那蜿蜒迤邐的九道灣。這條左曲右折的胡同簡直是條母親的委屈心腸，那麼淒涼，那麼憂鬱，兩邊那麼重重爲厚牆所堵障。那個私塾所在的尼姑庵恰巧就座落這九道灣的末梢。

進了這個幽谷，孩子除了媽媽一張愁苦的臉以外，再沒有可看的了。路是這樣窄，他緊緊地貼靠着婦人身子。他時刻担心牆縫裏會跳出個毛毛神，抓住他的額頰。細碎的脚步，拖着一大一小兩條影子，每轉一個灣，孩子都抬頭看一下。好像光明便在前面。只有熟悉路途的婦人知道那依然是幽寂的路徑。直到朱紅色的牆露了面，婦人才停下脚步。牆裏送出一陣噙噙地唱誦聲，一條條幼稚的嗓子直是在作着尖銳的比賽。婦人叮嚀着『聽話學乖』一些話，才眼看那生氣虎虎的小動物跳跳鑽鑽地奔向庵門跑去了，隨跑還隨回過頭來看那遙遙招着手的婦人。

但是上了石階，孩子的頭低低却垂了下來。

白衣庵是一座明代勅建的舊廟，自從康熙年間一位善人重修了一番後，兩三百年便不會有誰給添過一塊瓦片。時間是個固執東西。風雨更不留情。如今，除了一座大雄寶殿因為樑柱堅牢，還勉強算作整齊之外，白衣庵實在應劃在破廟之列了。

經堂的屋角透了天，禪堂的格窗也裂了個縫。初一十五任你罄敲多響，也還是那幾隻櫻色蘆鴿感傷地環着屋脊那麒麟角盤旋，啾啾地訴說着世間的炎涼。就在這荒涼廟宇的後跨院，一間黑暗霉濕的房子裏，有一個帶玳瑁近視鏡的老學究，用三寸木板和一副狠心腸，教育着三十六個徒衆了。

樂子上了最後一層石階，腿便軟下來了。瞧瞧媽。她是用着多麼熱切的手勢，而且一定還淚光晶瑩地催他進去呀！他躊躇，想撲過來；但終于還是扭轉頭去，夾緊了書包，一咬牙邁過了那高高的門坎。

走過經堂，他聽到輕悠的鐘響，和着一片清脆沁骨的誦經聲。他墊起脚跟，看到佛堂前蒲團上跪了四五個尼姑，打着捋心，正唱着「自歸依法」的誦讚呢。他注視到靠木魚跪着的一個小尼姑，很小，很愛羞怯，也很可憐。這時她正披了袈裟，捏着一串素珠，對着一本經卷歌唱了。他對着那細嫩的手指出神。

突然從後伸來一隻小手，他臉一陣燒熱，回過頭來，却是一個回回學伴。

「差不差，老師瞅見你了。」

這個學名宗祿的樂子可着了慌。他吐了吐舌頭，提心吊膽地閃進月門去了。邊走邊問那個面色白皙的回回。

「嗨，德成，德成，你是不是謊我？」

德成儘跟在後面咯咯地笑。

跨院裏的塾房爲三五條子噪子吵嚷得直成了一個蜜蜂巢，只是沒有原野蜂巢那麼明朗的陽光，而且這裏不是噲噲，是尖銳的喊嚷。天氣是這樣冷，嚷嚷也許可以代替了哆嗦。況且嚷得輕微了也會供給那三寸夏楚高舉的機會呢。

樂子擦着門框溜進了黑屋子。他眼前一陣發暗。他先在「大成先師至聖孔子」的牌位前作了揖，然後，回過身來給老師作。

書包拱到半空，他看出今天老師神氣的不對來了，那個永遠由眼鏡底下看人的塾師這時竟對他咬起牙來。黃澄澄的關東鼻烟敷滿了他上唇的那片鬚髯。他提

着丈長的煙袋，惡狠狠地瞪着這不屑的學生。

樂子有些莫名其妙。他向老黃瓜伸舌頭，那機靈孩子如同沒看見似地仍照常扯着喉嚨唱他的「上論語」。于是他只好穿過那一排排石灰砌成的桌位，走到緊後邊黑黑角落裏，在貼着他名字的座位上落坐了。

石灰凳冰得他直想躁腳。他不敢。乍由一個光亮地方走進，他什麼也看不清。但「自古人生在世」他是背熟了的。他打開書包攤平那本破爛的「六言雜字」，便如一隻小車輪似地混進這個大合唱了。爲了討老師的好，他幾乎把吃乳的氣力都使了出來。可是任憑他怎麼粗獷子紅筋地喊，那聲音終于還是爲周圍的波濤吞蝕了去。

忽然劈地一聲，塾師吃淨了一袋烟，就把板子向桌上一拍，跟着坐在石凳邊緣的班長被「差下了」。他走近樂子的座前，滿臉煞氣地叫：

「宗祿，老師找修青書。」

孩子的心開始跳起來了。他懷了一肚恐怖的預感站了起來，夾着那本「雜字」，畏畏縮縮地跟上前去。旁邊的小喉嚨雖仍出力地喊着，一道道擔心或解恨的眼線却全射到他身上了。連壁上那幅廬墨拓像上的孔聖人也只那麼愛莫能助地挺立着。

孩子爛熟的是「雜字」，然而塾師却要他背那剛買來的「學而」。孩子面對着白牆而立。牆上腫起一層層鬆軟的聖粉，這時一條錢龍正在上面爬動，顫動着雙鬚，向着一個渺茫的地方趕路。

當他正在望着那小生物出神的時候，後腰上一條板子嗖地抽來了。他嚇了一驚，隨後才感到扎肉的疼痛。他的手即刻本能地背了過去掩蔽，但跟踪而來的板子却連那掩蔽者也一併遭了擊打。

似乎觸着了手背的骨節，孩子咧着嘴銳聲哭了。直覺地他似乎明白這不比媽媽的手，木板後面缺乏那麼一顆柔軟的心。有的，却是一腔「什麼時候你才交錢」

的憤恨。

一聲吆喝，孩子被派到一個牆角罰跪了，雙膝屈下，隔着淚河，他依稀看到壁上
一張紅宣紙的條子：

「今日老師壽辰，諸生送禮，多少各本良心。交禮後，每名賞炸醬麵一碗。」

朦朧間，他小心坎似乎悟過來了。積欠束修的他又欠了一個人情。

孩子到家，炕上木箱底那僅存的一副玉手鐲今夜已睡在四牌樓一個高櫃面
的舖子裏了。那是一個黑舖子，一個閻王舖子。爲了進那門坎的多是想用自己一點
最寶貴的什件換上幾吊錢，他們是用了比施粥廠的廚子還兇惡的臉色打量每個
主顧。然後滅着血心估上一個難堪的價錢。他知道那錢不是配藥便是買糧食。他用

白眼肉不屑地瞥了那玉鐲一眼，然後由鼻子裏哼了聲「化石的貨，給寫三錢五吧！」婦人淚汪汪地看着那副寶貝，上面似還輝煌着她前半生幸福的光澤，苦苦地央求着，十兩銀子的東西——而且是怎樣的紀念品——四錢銀子便爲那個尖下巴的人捧到後庫去了。把那草率到無從認識的當單交給婦人時，那神氣直是：嘿，看你拿什麼贖！

樂子撇着小嘴，書包往桌上一丟便愁眉不展地奔向婦人。他不想哭，然而眼淚淌了下來。在濕地上跪了許久的他，這時才感到膝蓋的酸痛來了。

和一件僅存的心愛寶貝永別，那種難受是頗持久的，然而婦人却還有些可以告慰：

「樂子，瞧，猜是什麼？」婦人孩氣地把隱起的手絹包露了一個犄角。

「糖——媽，糖我也吃不下，老師今天——」

婦人即刻更得意了。

「是又爲了學費嗎？瞧，」兩包銅子平躺在手絹包裹了。「把這個交他，看他再打我孩子！」

孩子仰起臉來。他有些不懂他媽媽了。她成爲一個神仙。她真地竟變出這麼些。

「可是媽——老師的生日呢？」

「什麼生日？」婦人驚愕了。空中突然似又有一隻手伸來，眼看手絹裏的錢便被搶去了。然而母子兩個却一起面對着那隻手，莫知所措。

第二天早晨，九道灣裏又走着老小兩條孤零的影子了。那婦人隨走隨低頭看。看手裏提的瘦小蒲包。紅的字號紙下，睡着二十塊青梅山楂的花糕。那是一件很微薄的壽禮，然而一路上婦人都默默盤算着：擺在妯娌房裏的東西自然動不得，正是深冬，棉被又總得留着蓋呢。

孩子牽了婦人的手，四隻腳羞怯怯地邁進塾房門坎。道了一個萬福，婦人托付起來了。

「自從您兄弟去世，剩下我們娘兒倆個——您多栽培這個孩子，他笨，又淘氣，您儘管打——」突然，婦人說不下去了。

放在桌邊那個瘦小可憐的蒲包贏得的只是那吸着鼻煙的塾師一陣森陰的冷笑。

廿五年五月四日，上海。

曇

喝，客廳算是擦完了。

雖說是清早，初夏的暑熱已經在工作者藍大褂的脊梁上散亂地畫遍了濕潤的斑痕。適才還酷似南洋羣島的碎塊，這時擴展得儼然成爲大片的澳洲了。他喘着氣，撐了那紮着紅綠布條的擦布，用疲勞的眼色四下瞭望起來。

紅磚壁爐上的綠瓶裏插着約翰太太早晨散步時採來的珍珠梅，像是還掛着昨夜的露珠，亮晶晶羞怯怯如新娘。那爲白磁裸體天使環抱着的小座鐘在滴嗒地擺動着，成爲這和諧恬靜氛圍的節拍。屋角靠着黑漆鋼琴的是一座櫃式留聲機，上面躺着三四本紅邊的頌主詩歌。這對他不算生疏的東西。去冬，一個雪天，他曾由那古怪東西聽過「救主誕生伯利恆歌。」低下頭來，紅桐油的地板經過了適才的勞

力，閃亮像是鍍了層水銀。

在那閃亮的地板上，照出了他那件寒儉的藍大褂，底襟上脫了一個紐綽的。屈下腰去，竟連那營養不足的弱小身子也看見了。（記起了那本童話裏仙井的故事，他半愁地在閃亮的地板上尋索起未來的命運。他希望面前立着的是個——是個什麼呢？比方說是個戴着大學年刊裏那樣方帽子的，不論什麼，只希望學業完成，掙了錢，把他媽接回家去，省得那洋少爺猴一般的手指甲在她蒼老的臉上抓來抓去，他只能在傍怔怔地看着。他希望——但有什麼用呢！）他低下頭低下頭，昏昏得腦漿快倒流出來了，但幌在地板上的依然是那件破藍大褂裹着的苦命小身子。

仰起頭來，隔着薄綃的窗幔，草坪上五月蘭向他微笑了。早晨的陽光在聳聳的禮拜堂鐘樓上追逐着淡綠色的爬山虎。禮拜堂高大細長的紅藍玻璃散出五色的光彩。院坪上，一個短打扮的工役正推着修草車，小輪子嶙嶙地軋過草地，剪平着鑽高的葉端。藍天蓋着，綠草托着的是約翰牧師的四姑娘露斯。她憨真地坐在鞦韆板

上，一手攏着懷裏滑溜溜的洋囡囡，用嬌脆的聲音低唱着安眠曲。垂在粉衫上的兩串金黃曲環的髮辮，隨着每句歌聲都顫動一下。鞦韆板下肥胖的小腿還不時前後甩着。搖動在鞦韆架旁的是一座木馬，背上騎着的是個穿短袴的男孩。右手緊勒着韁繩，騰出左手捶打着木馬的臀部。繃了橘紅的臉蛋，像煞有介事地向前趕着。黃色的頭髮隨了前後的顛波飄拂起來，威武得像是帶領千軍萬馬疾行中的騎士。

平素與幼小同伴有親密感情的他，這時竟咬起貧血的下唇，對窗外的「小主人」生起莫名的嫉恨。牧師不是在天天的朝會上用響亮的聲音嚷着上帝的公平嗎，但等下露斯姑娘在春光裏唱夠了曲，抱夠了囡囡跑進房裏時，閃亮的地板上即刻又有了泥漬，就只得他屈下腰去擦。這時候，牧師在樓上用起早餐了：黃的牛油，白的羊奶。但他那奔五十的爹，得在車馬飛馳的街心站崗。

樓上一陣皮鞋踩在地毯上的隆隆震響。一種潛伏的恫嚇打斷了他這不安分的念頭。壁爐上的座鐘已指到七點多了。記起還剩書房沒擦，就忙丟下了窗外明媚

的景物，丟下時刻在腦裏糾纏的扣結。提着水淋淋的擦布，轉身走出了客廳。

樓梯口走下一位中年婦人，竹布衫上端是一張滿了憂愁痕迹的臉。她懷裏抱着個金黃鬚髮的嬰兒，那是約翰牧師的六姑娘。婦人輕柔地搖動着這寶貝，用鼻音低哼着啣唔的調子。驀地看見提着擦布的孩子，她楞楞地停下了腳，關切地問：

「怎麼還沒幹完？快擦罷，啓昌，可別誤了功課。」

「媽，」這叫啓昌的孩子湊上去說。「功課也許上不成了。學堂裏要罷課。」

「又要罷課！」這時，像是嫉妒這母子的聚談，婦人懷抱裏的嬰兒用嫩乳色的小手連連向樓門指，咧開無齒的小嘴，噦噦地叫着。婦人忙抱緊了孩子，在那小脊背上輕輕地拍了幾下。然後，縐起多紋的眉，倒過身來急促而嚴重地：「啓昌，好孩子，你可不許又加入聽話，咱娘兒們命苦，就惹不得事。得忍！老天爺自有眼睛——」

「老天爺，哼！憑什麼——」啓昌垂着頭。

「聽着，乖孩子。你這免費是我費了老大口舌和牧師苦苦求成的。憑咱們這家

戶也配進這闊氣的洋學堂？別聽人胡調唆。說，孩子，不跟他們去——」

「但是——」啓昌忽然抬起了頭，趕上前去。他想把昨天班上的情景，和昨晚在鄰家小報上看到上海的慘事告訴他媽，但婦人懷裏那副紅漲得難看的焦急臉色已逼她快快走開了。

望着台廊上他媽那疲勞的背影，啓昌又呆呆地陷入了沉思。他記起了昨天上午代數班上的級會，班長報告上海南京路出了亂子。別處的學堂全罷了課，就剩北城這兩個教會學校。中三打算先發動，因為中三的胡伯祥有個哥哥在國立學堂念書。這罷課的消息還是他帶來的。一時，噪雜的課室爲這消息混亂了。坐在他後面的呂葆光嚼着口香糖捶着桌子嚷：「他們都不念書了，咱們憑什麼！」跟着，不下十本書都飛到半空中去了。全堂充滿了新的輕鬆。這時候，啓昌這闊學堂裏的一個窮孩子，站了起來，結結巴巴地請班長報告一下上海亂子的詳情。班長紅着臉說不大知道。但這質問是在班友的興頭上澆把冷水。別人以爲他反對罷課。即刻，因爲月殒時

不幫忙而恨着啓昌的呂葆光就在桌子下躁起腳來。於是，許多聲『好細』『洋孫子』向他嚷出……

忽然啓昌記起了適才他媽催他的話，就趕忙提了擦布，走進書房去了。

書房裏，銅絲轉椅上正坐着虔誠的約翰牧師，這精緻房子的主人，啓昌的校長。他的兩肘伏在桌上，金邊眼鏡裏那對銳利的藍眼珠正盯着一本紅邊的厚書在默默地讀。那是大字羅馬註音的華文聖經。從約翰牧師腳踏這黑暗大陸那年起，十幾年來，這書會忠實地陪伴他。矗立在他背後的是一幅鑲了巨大棕漆框的肖像，畫着一個黑長鬚，深陷眼眶的中年人，舉着一隻食指朝上的手。

啓昌照例站在門檻，用瘦小的影子請問：我可以擦嗎？

今天約翰牧師的脾氣來得特別好。感覺出地毯上的黑影，他即刻把眼由書中抬起，微微笑了一下，向着這工讀的學生道了聲『早安。』

『啓昌，這幾天學生們開了什麼會？他們想搗亂嗎？』約翰牧師掩起了內心的

憂慮，裝做很從容地問。他追逐着孩子躲避的眼光。

「我——我不知道。」孩子屈下腰去，預備捲地毯。

「不要忙那個！」約翰牧師趨前踩着藍地黃龍的地毯，用講道的聲音說：「啓昌，你是個忠實的孩子，上帝保佑你。你說，我待你和你的母親好不好？」牧師抱着肘，等待一個認真的回答。

像嗅出了當前的嚴重，啓昌戰戰兢兢地仰起了頭。那竹布衫的背影又倏忽呈現在他眼前了。他小心裏計算着：這是他媽的飯碗，他的教育。在這鄰舍挨餓的日子裏，不該不知足。於是他點了點頭說「好。」

「但以後我對你們會更好的。你還年青，將來對於主大有用處。你應低下頭去出力量念書，不可管別的事。」一個震威的手指碰着啓昌的鼻尖了。「你小孩不許跑進他們的亂黨，做那不規矩的事情，雖然我是英國人，但在上帝裏面，我們是一家人。我就如同你的父親——」

聽了這句，啓昌臉上現得紅漲了。他記起了呂葆光罵他做「洋孫子」的事。他剛開口想分辯，牧師機警地改了話鋒。

「也是你的牧師。你呢？」牧師竟忘記了黃種人胎裏帶來的污濁了，把臂環在啓昌肩上。啓昌爲那強烈的狐臭味所窘。牧師在他小小鼻尖上戲弄地捏了一下。

「你是我的一隻小山羊。」

啓昌不由得也笑了。他有點不明瞭這過分的寵愛。在那狐臭的臂裏他怔忡着，摸不清這是「恩」還是「當」。

「啓昌，你要做一隻馴良的小山羊嗎？」

「我只要養我的媽。」啓昌挺直了小胸脯。

「那麼，你得乖乖地念書，不要管國家的事。上次你去開會我就十分難過。我爲你祈禱，求上帝引你走正路。這些年青人都是傻子，不念書，繞街喊。你要學他們嗎？」

牧師雙手抱着孩子的肩頭，用電筒般的眼色逼問着。

孩子低下了頭。他小胸膛裏有着個激戰。他對面前的溫存又感激又懼怕。他像是覺得同學許多隻憤怒的手指硬硬頂在他脊背上了。他閃開身子，屈下腰去想揭地毯。

「今天不用擦了。」牧師攔住他的手。「等下我叫老李擦。你到學校裏看看去。」

操場上站滿了閑散的人們。有的靠着大榆樹，有的倚着鞦韆架，三五成羣地交談着全城罷課的事。幾個北京運動會的選手脫下了小褂練起三級跳來。呂葆光和另外幾個穿綢衫的孩子興高采烈地繞着籃球場拐腳踏車。看到一個孩子的腳沾了地，旁觀的人拍手喊起「好」來。

「沒心肝的人！走過一個學生裝的孩子，嚴肅地說：『還有心拐車！』」

「你狗拿耗子，多管閑事！要放假了，老爺高興。」

「高興，你去看看報！」

報！這學校裏的閱書室只有一份福幼報，印着由外國翻出的童話，描寫着信主的人怎樣得好報應。這以外呢，門房老劉訂了一份實事報，但闊學生們是不屑看那個的。

於是一些孩子們圍起這個聖人了。

這聖人叫鵬年。因為是走讀生，所以有機緣看看報紙。他由上海紗廠工人說起，說學生怎樣憤不平，在排隊遊行演講，說英國和日本鬼怎樣在街心架起機關槍。

「嗖！」鵬年瞪着眼睛怒吼一聲。「槍口一掃，好幾十條人命都完了，蒼蠅似地。」
「喝！」許多紅舌頭都吐了出來。

「真野蠻！」啓昌不自抑地插進了這麼一句。

「喂，留神呵，奸細可來了。」一個有鼠樣臉的孩子警告着，即刻許多防備和妬恨的眼光都射到啓昌身上，一個個撇着嘴走開了。

騎在車上的呂葆光嗚嗚地擠着紅綠走水綢包着的喇叭，揚手向啓昌喊着：

「嗨，洋孫子，今兒穿誰的鞋來了？」這是針對着一次啓昌穿了洋牧師家三少爺破皮鞋的典故。

上課的鈴打了。今天誰也沒心進課堂——多半連書根本不會帶來。個個像印度僧侶般簇聚倘伴在樹蔭下，等待着事情自然的發展。

鈴聲像火警一般連接地搖，但學生們的耳朵却像堵了棉花。約翰牧師真生氣了。他教訓過感化過的這些學生們都叛逆了。他的身子有點顫抖。他氣哼哼地走到啓昌面前，一把抓住了啓昌的臂膀。

「給我走！」他申斥他，像拽一具屍首似地向前拖。夢想着這樣做，等一下其餘的學生就都隨着填滿了禮堂，又聽起今早他預備好的福音了。

那隻手臂的力氣實在大，空着肚皮的啓昌雖極力向後倚，他終於被拽上了石階，如同一個俘虜似地被禁在校長室裏了。

但對外面局勢較熟悉的中國教員已明白勉強上課是收不到實效的，只有把

自身弄得更孤獨。昨天學聯不是已經包圍了西城兩個美國教會的學校了麼，結果打碎了許多扇玻璃，還是罷了課。但好像要在這暴風雨中圖倖免似地，約翰牧師仍在倔強着。由於中國教員的調停，算是開了個師生聯席會議。在這會裏，胡伯祥成爲學生方面的總代表。

不一會，石階上有人立着大聲說話了。隨着大家蜂擁地跑進樓去。即刻，禮堂裏有了空前的活躍：噪雜的喊叫，噪雜的踐腳聲，似乎幾分鐘內，這些平素爲校規嚴束的學生們便將把這座樓拆毀了。

「這羣水牛！」約翰牧師在樓下忿忿地罵着。他開始對自己的安全擔心了。他不能任自己的粗率害着多故的領使館再爲他分神。他決定即刻回住宅去。

「你是教會的。如果你加入這不道德的事，你不用想再念書。」他臨行威嚇地對啓昌這樣說。

倚着門框呆立着的啓昌並不會爲這話鎮住。他隨後就逃出這牢籠式的校長

室，朝着樓梯奔來。

突然，禮堂裏一聲震天地呼喊。門開了，像瀑布似地奮興的臉蛋湧下樓來。歧異的，怒狠的，各種眼色投向背着手，囚犯似地立在樓下牆角的啓昌。

他向開會的人們打聽，但連和他熟些的人也都閃開了身子，搖着頭不告訴他。

「打倒××帝國主義！」操場上一個人揚聲地喊了，許多人隨着也喊了出來。

爲矛盾心情麻木了的啓昌突然爲這聲怒吼驚動了。他奔到窗口。呵，炎熱的太陽底下站滿了人。一個個手裏舉着一隻小白旗子，奮興地準備着出發。只呂葆光還有心情用旗子和另一個孩子比武。

握着空空的手，一種離羣的寂寞和羞恥鑽入了啓昌的心。他再也忍不住地奔出樓門。

「大家排好，聽主席講話！」胡伯祥把手捲成喇叭形嚷着。主席？啓昌好奇地要知道是誰。

但跟着說話的仍是胡伯祥。

「大家注意！我們先出發到天安門，然後遊行。明天早晨八點還在這裏見，好分配工作！」

當領隊的大旗舉出來的時候，許多人都仰起了腦袋。那真是一面可驕傲的旗子。雪白的漿布上寫着濃黑的顏字：「立德中學滬案後援會。」旗子是飄在撐竿跳的粗壯竹竿上。只要臨風稍一擺動，即刻就有森凜的嘩嘩的響聲。

看到了這威風的旗子，許多人都躍躍欲試了。人羣裏，多少隻手由肩膀空隙中伸出，爭着要玩。不下五六隻手都把在竿頭上了，但終於被籃球隊的中鋒搶去。他有碩大的身軀，肥厚的手掌。他發誓寧把竿子折斷也不鬆手。別的手鬆開了。抓住了那竿子，他指手畫脚地像在誇耀着這光榮的差使，又像徵求着主席的同意。

那大旗的飄蕩激動起啓昌的心來。他狂熱地奔到胡伯祥面前。

「主席，主席，分我隻旗子。」

「走開！」胡伯祥忙閃開了身。他那法蘭絨西裝的鈕扣上飛着黃條綢。「我忙着呢，去找管旗子的。」啓昌狠狠地鑽進了人羣，張望着管旗子的人。

「勞駕，誰有富餘，分我一隻。」

「有，可就不給奸細。」有兩隻旗子的人翻着白眼，掉過背去。

「喂，站好了。」班長由後面重重地推了他一下。啓昌才想分辯沒有旗子的事，

主席又報告了。

主席囑咐着今天遊行得齊整點，不然，就給立德學校丟臉。

大隊浩浩蕩蕩地出發了。前面抗大旗的挺高了胸脯，用極威武的姿勢向前移動。赤手無旗的啓昌就跟在大隊後面。他炯炯的眼睛如同朝香者般虔誠地對着前面的大旗，梗着頸頸向前走。他默默地讀着一些旗子上的話語。雖然有人故意踩他的鞋跟，並把不好聽的話送進他耳中，他也不做聲。街道兩旁站滿了店舖的夥友和路人。

出了白衣庵，一隊穿黃色制服的學生走過去了。飄動着小紙旗，喊着「抵制仇貨」的口號。啓昌不由得隨着也脫口喊出了來。遙遙地，又一隊人：這是穿竹布衫的女學生。又一隊人！啓昌身體裏的熱血隨了吶喊的濤浪起伏澎湃着。憤怒的火在他心裏狂烈地燃燒着。馬路上填滿了排隊和看隊的人們，黑壓壓地齊向着一座朱紅門洞邁進。

在朱紅的牆，琉璃瓦的宮殿，白的橋梁，高的華表面前，大隊停步了。頭顱，頭顱，無數淋着汗的頭顱在幌，像森林一樣是伸舉着的激奮的胳膊。震耳的吶喊：粗大的嗓音，嘎澀的嗓音，尖銳的嗓音，一起嚷着。小白旗像大葦塘裏的蘆花，隨了每度吶喊都嘩嘩作響。啓昌興奮得頭幾乎要漲裂了。

席棚的台上有人在演講了。揮動着拳頭，瞪着眼睛，怒怒地喊着。蓄長的頭髮隨了每次震顫都跳下前額，然後，他又得用手把它攏回去。

「喂，胡伯祥你瞧見沒有？」後面十個人揪住啓昌的臂膀問，這嚇了他一大跳。

他搖搖頭

「胡伯祥那兒去了？」許多頭顱都回過去問。因爲主席棚裏找立德的總代表，但是胡伯祥不見了。

待到許久，胡伯祥才由人叢中擠進來，滿臉冒着汗珠。後面有兩個穿白褂青裙的女學生隨了他來。

「這是——這是淑德的代表。她們明天準罷！」他帶些慚容介紹着。

台上有人用喇叭報告了。偏偏一個高個子這時立到啓昌面前，像一座影壁似地。他忙把手側放到耳邊傾聽。報告的好像盡是些學校的名字，然後又是一大串地名。啓昌莫名其妙地聽着。直到最後，那喇叭叮嚀着：

「諸位請都回到這裏，別在路上散。還有報告！」

隨後，頭顱的海移動了。一些掛着「指揮」條子的在人叢中穿來穿去。就這樣大隊又出了那朱紅的門。

吶喊如浪濤起伏着。

交民巷的鐵門閉上了。那些專爲鎮壓殖民地叛動的礮眼有黑長的武器伸了出來。鐵門前守了一隊藍色制服黃面孔和白面孔的洋兵，個個托着荷了彈的槍，闔上一隻眼，對着羣衆描準。前面還齊整地架了三座機關槍，像演習打靶一樣，後面跪着幾個等待開火動令的兵。一切都似在爲遊行吶喊的人扮演着上海方面當時的真相。而且，這扮演如果中國人高興的話，還可以變成事實的。

但這些武器不會鎮壓住憤怒的羣衆。遊行的人駐足，用着嘎噪對着那些槍口喊了起來。啓昌也是這樣的一個。他伸出瘦小的臂，指着那些兇蠻的洋兵嚷着。

天色似有些變動。一幕悲劇像是要發生了。剛巧這時候，羣衆的領袖受了警察廳再三的勸導，移足前進了，於是，密聚起來的烏雲就又疎散了。

啓昌就隨着大隊向前走，可還不時吐着唾沫回頭。那猙獰的洋兵依然還做着放槍的姿勢。

「牧師，在上帝面前我們真是親人嗎？」啓昌不由得小心翼翼地問。

當太陽斜斜地落在西方時，大隊又返回天安門了。雖然呂傑光那樣的人在路
上像漏網的游魚般溜了的也很不少，但回來的人仍然把朱牆宮殿前的空地填得
滿滿的。學聯主席報告完明天起各校擔任演講的區域後，赴會的人逐漸分散了。

「嗨，累死我啦！」藍球隊中鋒走到胡伯祥面前抱怨着。他撫摸着肩頭，把旗竿
向胡伯祥懷裏送來。「主席，你想法子吧。橫豎我這力氣可賣夠了！」

胡伯祥這時正在張羅着雇車。遠遠地那兩個穿白褂青裙的女學生在等着他。
扶着那粗大旗杆，他繃起眉來。

「唉，你多勞了。何必功虧一簣呢！當初你自己要抗——！」

「我要抗，我要抗，我那裏曉得抗到這時候！」藍球隊中鋒盤着臂，氣沖沖地說
了這話以後，恐怕再受連累，匆匆地竟自走開了。

胡伯祥可爲難了。他打着手勢叫遠遠候着的女學生等一下，就扶了旗杆走到

殘餘的同學叢中，老黃老趙地求：

「誰熱一熱心，把這給抗回去？」

但這請求把殘餘的幾個同學也逐散了。有的說要雇車一直回家，有的問胡伯祥自己爲什麼不熱一熱心呢。

啓昌這時正屈下腰去拾地上被人踐踏了的傳單和宣言。他蹲在地上，偏着頭端詳那文明馬路上屠殺的寫真，嘴裏嚙嚼着一些憤慨的話。突然有人在他背上拍了一下。他楞楞地站起來。

「兄弟，」扶了大旗的胡伯祥說：「剛才你不是沒有打着旗子嗎？這回把這大的給你好不好？」隨着他一撒手，旗子就勢倒在啓昌懷裏。

「真的嗎？」啓昌幾乎不相信有這事。他高興極了。他剛要問些話，胡伯祥早已烟似地飛奔遠處女人的方向去。

夏天，黃昏的太陽像個暮年的兇徒一般轉爲溫善了。人的影子這時在長安道

上特別顯得細條。抗着大旗的啓昌，一路上溫習着適才震耳鼓的口號，回憶着台上講員的演詞。一想到交民巷洋兵猙獰的神氣，他又咬起牙來。他想：洋人原來不都那麼安詳穩重，可真得提防點。他決定把旗子交給庶務之後，就悄悄地回家。白天的事暫時先不對他媽說。

後援會每天八點集齊。早晨，啓昌仍黑黑地就爬起。穿上他那件藍大褂又去牧師家作工了。過教堂時，太陽才咧嘴。鐘樓除了頂尖染上些陽光，大部還是一座龐然灰物。教堂的老聽差正咳嗽着掃臨街的門洞呢。當他剛走進樓門時，他聽到震怒的聲音。他即刻屏住呼吸。那聲音是由書房來的。

「不行！我不能養活一個不誠實的孩子。他沒有良心。」

「牧師，他年紀小，您慈悲慈悲一回吧。」哦，是他媽顫慄的聲音。啓昌咬住下唇。羞愧的感覺使他的臉發起燒來。

「不要再說，他是一個沒有希望的孩子了！」

「牧師，一定是人家欺負他，叫他去抗——」

「——」

「牧師——」啓昌聽到嚶嚶的嗚咽。他不能再忍了。他一直闖進房去。

「哦，你來了。出去！」牧師氣哼哼地想把啓昌推出。

啓昌看到牧師的臉了，那是一張很難看的，沒有了昨早的慈祥溫存。那曾經撫摸過他脊背的手現在是握成了硬硬的拳頭。那紅的鼻頭，那猙獰的眼睛，都使他回憶起昨天交民巷前的情景。他小心裏迅速地有了個領悟，像是早已有的：鬼子麼，他不會善心的。

啓昌閃開了那毛茸茸的拳頭。他先抓住他媽顫抖的手。返過身，挺起小胸脯，沉毅地說：

「我走的。我走的。你不用趕。」

他媽淚汪汪地看着孩子的臉。她要他去賠理。她要他守一個苦命人的本分。

「媽我們不是苦命人！中國革命了，鬼子再不敢欺負我們。媽，您也辭工。我們不能給鬼子支使。他早晚要害人的。」啓昌滔滔地一氣說出，好像他成爲另一個人了。一切好像早晚都必須辦的。如今雖然太早了一點，竟等不及他長成人，但他決定不要他媽受這殘忍傢伙的支使了。

「孩子，你不准胡說。人家牧師——」婦人心下似乎欽佩着她兒子的勇氣，但她仍希望挽回這局面。

「牧師，哼！」啓昌不服氣地撇撇嘴。這招惱了約翰牧師。他揮起捏着的拳頭。婦人忙用臂來圍護孩子。啓昌却脫開他媽的懷抱，挺起小身子來說：

「給他打。他敢！中國革命了，鬼子再不敢欺負咱們！」

八點多，啓昌昂然地走進了後援會的辦公室。他爲一個寫標語的人研墨，又把寫成的標語一條條地晾到太陽裏。他見到同學就揪着那人的袖管說：

「你可不許再叫我奸細了。我已經不給那老傢伙擦地板，我媽也不在那兒做

「事了。」

廿四年五月十八日，海甸。

鵬程

一

「我旅居遠東歷三十年，禮義之邦的中華素爲我所敬愛。由於科學進步之神速，我認爲這國家在物質上已一無所缺了。但她還有一種極嚴重的缺陷：便是聖靈，神的力量之降臨。故我今以身後遺產百分之一，計美金八千元，捐助拿撒勒會，委請該會牧師劉子厚於會衆中挑選一虔心主道的青年，須大學畢業，並相信其有領導中華歸主運動之能力者，資送美國神學院，專攻傳道學，以其所學，歸國拯救淪落的中華。此囑。黎蓮·郭爾夢。」

自從這個七十二歲的美國寡婦慷慨地留下這麼一紙遺囑後，如果上進的野

心無違於人性，謐靜的拿撒勒教會區裏的信徒中間可掀起了不小的騷動。那些連中學文憑也未會領到的毛孩子，儘撅起小嘴巴抱怨自己落生得太晚了些；五十掛零的老教友又據着鬍髭酸葡萄地咕噥着：「到那麼闊的地方，憑你八千塊，八萬塊也不夠花。困在外國那滋味上帝也未必能搭救，我還是在我這塊老地方吧！」

對於戴方帽子的教友，這遺囑逗出的可不再是閒話了。爬到了一個有限的極峯，飄過太平洋在這些人的幻想中有如登上燦爛的天堂。眼前的機遇正是一道梯子，超度，昇高他們，到一個輝煌的新地。

然而這梯子容量小得只准一個人攀登。於是，他們羣相籌謀角逐的實際步驟了。

好一個眼光遠大的寡婦，（在她臨死那一刻，還不忘記「一石二鳥」的古訓）復活節那天，劉牧師施洗的人數打破了歷年的紀錄。並且，其中不少還真是放下「天演進化論」改讀「創世記」了的。

一年來，不下五十個年青教徒把一副副虔誠的臉色擺給劉牧師看了。有的流着淚，向他懺悔幼年曾經偷喫鄰家園裏一隻桃子的事，（是說除了這點小小罪過外，他可算是純潔無瑕的青年了。）有的則捧了金皮大字的聖經同牧師攀道，認真得連最小的希伯來典故也一定要問個清白。時常，牧師自己是窘住了。這些來客的樣子都像是說：如果郭寡婦本人在這裏，她也一定頻頻向我點首了，你還躊躇什麼！

一個名叫徐之棠的，（也許爲了競爭的緣故，他新近改名「徐雅各」了。）還曾於半夜急遽地叩過牧師的門，嚇得劉太太直嚷「救命。」及至牧師跳着腳，端了燭臺爲他開開門後，他搖擺着幢幢黑影，陡然咕咚跪倒了。他通身打着顫抖，在昏暗的燈光下，指指點點地訴說，（活像是爲天界那位神靈附了體。）聖靈在他身上降臨了。這個自稱是育德中學教員的青年說，今夜正當他祈禱的時候，忽然瞥見了一道紅光，擦他頭皮而過。他哆哆嗦嗦地懇求牧師啓示。

然而，在這些急中生智的爭逐者中，這隻鹿終於死在王志翔手裏了。

當許多人使用出奇制勝的辦法企圖給劉牧師一個「強烈的」印象時他却走着一條平凡但是貼近人情的路。他明白像他的同事徐之棠那種神祕過火的辦法是笨得嚇人的。二十世紀的今日，再扮演摩西在希奈山巔的故事當然無人置信了。恍惚之間，他在身邊發見了一股有效的「聖靈」，那時小婷：劉牧師剛滿五歲的四女兒。

在拿撒勒會辦的育德中學裏，王志翔教的是小代數。他的「天堂」途上的競爭者，徐之棠教的是人文地理。時常在教室裏，教人文地理的越過了科目的本題，當着茫然無知的學生吐露了攻訐王同事的話。在這事情上，教小代數的比他來得大方了。他永遠慢條斯理地挽着袖頭，一張尖下巴高顴骨的臉上總極有把握地微笑着，且還不惜帶談諧地稱贊着徐先生的「能幹。」

課堂下來，他便邁着穩健樂觀的步子，走向教堂左隔壁，那牆端爬滿了蔓生植物的幼稚園了。他的身材給那小柵欄門不少驚訝。他得屈下腰身，鑽進那個嗡嗡如

一蜜蜂窠的天真樂土。在那裏，他用糖果，鵝毛氈子，和一張善說故事的嘴結識了（如果不是迷惑）玲瓏可愛的小婷。

孩子的嘴是最容易鐫刻的碑。不上幾天，「好王先生」是像一幅紅綢綵子般掛在這小女孩的脣邊了。（她可不知道是在做着多麼大的一件功德）不久，經過一個寵愛女兒的母親的傳達，劉牧師開始留心着這個「好王先生」的青年了。及至知道他還是個大學畢業生，又在本教區的學堂裏任教時，在他蕪雜得無從整理的候選者面孔中，這個影子有些卓然翹立了。

因為小婷一次的感冒，「好王先生」終於邁進了劉牧師的門檻。放下帽子，他朝劉牧師劉太太各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後，像是來意至為單純，就趕忙關切地奔到那小牀畔去了。為內臟炎燒得哭紅漲了臉的小婷看到她的大朋友時，小臉蛋上竟微微漾出些笑意了。

晚上，小姑娘的溫度果然銳減，甚而有精神嚷「我要王先生」了。

于是，王先生每天設完了X Y，敷裕時候便都消磨在這儼然如一個小情婦的姑娘身畔了。黃昏時分，坐在門檻上，對着墨色天空，王志翔打着飄逸的哨子，幻想着他遼闊無際的前程。哥倫比亞的方帽子……他嘴裏却無心地爲懷擁中的小姑娘唱着：

「兩隻小眼，要常望天。」

兩條小足，要行天路……」

二

西服不妨多做出兩套，藏青哩曦的。巴黎呢，皮鞋買三雙也許得上稅，美國稅關聽說不很馬虎。對，每雙穿它一穿，沾點泥就完了。古玩麼，總得多帶它幾件，皇清的蟒袍繡裙也不貴，聽說美國人愛看中國的小腳鞋，最好是繡花的。這倒不難搜集。反正

這類東西送禮準新奇動人，遇到了相當主顧，價錢一定不少出的。——王志翔如一玩木偶戲者，天天在房裏翻騰着他新置的箱籠，心下時刻盤算着。

這些天來，他都在忙着買東西，請領護照，打聽着船期，然而他還是個不忘舊的人。雖然事情的繁雜不允許他再走訪那個小柵欄門，只要一到牧師家裏，他可總還找小婷玩玩。

「王先生，你對我不親了！」小姑娘把頭埋到他懷裏，撅着小嘴吧抱怨着。

「那裏會，那裏會！」然而如今躲在他懷裏的小姑娘除了「是小婷」以外，對他可真別無意義了。「小婷，等我到美國的時候，我準替你買舊金山的橘子，嘿，跟太陽親過嘴的。」小姑娘沒把話聽清楚，忙用小胳膊勾住了王先生的頸項，甜甜地在他額上吻了一吻。「還有呢，給你買成串的機器車，閔兒——閔兒——」王志翔捏了鼻尖學着火車叫。登時他渾身感到些炎燒。好像這時自己真已登了西雅圖岸，看到綠壓壓一片葡萄地，綠葉叢間還時隱着粉紺的採果女。有一個像是對他笑了一

下，然後他上了駛向東部的火車，悶兒——悶兒，雙腿模仿着火車的旋律，撞衝——撞衝，他比那個小姑娘還相信坐的真是火車了。

莫笑他，這是一個人應該興奮的時候了。想想看，衆目眈眈的一個光明，如今居然爲他攔住了。再有一些日子，他不是就生活在這乾橘子的另一面了嗎？沒有了飢餓，沒有了黑暗。當東半球住客昏睡時，他將在摩天大樓中使用着刀叉了。樓外汽車一定多得如蒼蠅。他真不知道自己將「了不起」到什麼地步了。

於是，「等我到美國的時候，」近日成了他的口頭禪。

他恭謹地對牧師發誓：

「等我到美國的時候，我要專心學道，逢禮拜日必去教堂守安息日，爲咱們中國基督徒爭臉。您放心，我去上三年，我一定把美國神學研究透徹了，回來聽您使喚。我永不辜負您這次的提拔。」

肥又甯甯得意地對育德校長說：

「這事情我還算是暫且告假。回來我還在你手下教書。到了美國，得機會我必爲本校募捐。我宣揚您辦學傳道的盡心。您放心，我此行便如同您派了一個駐美代表。」

然而對於一般貼己的老朋友，他是更誠實了。他咬着牙，眼裏閃着「不馴順」的光輝說：

「瞧着，咱們拚上三年命，回國保你不認得咱！也許我還上歐洲混個幾年呢，得看情形。）我研究透了，中國人在美國出名最容易，只要你臉皮厚，到處演講，講他們愛聽的，講他們沒聽過的，像「中國人的哲學——八卦，」每回賣五塊美金門票，還保你擠擠碰碰。其實，咱們在街上遇到個會說中國話的鬼子，削髮爲僧的鬼子，肯揭露本國醜態的鬼子，不也圍得密密匝匝嗎？到了外國誰還要臉，又沒個熟人看守着……」

王志翔這志向誠然壯，但自來好事多磨。拿撒勒醫院的寇魯醫生摘下眼鏡，用

至爲懷疑的眼色看了他一眼，然後在「王志翔出國體格檢驗表」的腎部項下，竟寫了「尿質不潔，曾患淋病」一個肯定的判斷。

一切既是未出教區圈子，這事不久外面就有些風傳了，然極其模糊，都說王志翔有了「隱疾」。話雖然模糊，對於前此失敗者的餘燼却不啻一滴揮發油。

那一夜晚，劉牧師又聽到一陣急遽的叩門聲。他顫顫微微地端了燭臺去開門。這一次咕咚跪在他面前的是王志翔了。他滿臉抹着淚，指着墨色天空發誓，他自小到大從來沒嫖過。他承認有一回，一個撒但朋友把他拖進一個「暗門子」。他一路罵着那個朋友「缺德」。他說那個朋友如何同那個壞女人放肆，他自己却蒙蔽了眼睛，躲在房子的一角害怕着。直到那個撒但朋友幹完了壞事，又拖他出來時，他才恢復了呼吸。他連那個私妓家門朝那方開也記不清……

「劉牧師，您人情做到底，幫我幫到底。我將來如果有點發旺，我不忘您的恩德。這事情您別聲張，我進醫院，我快些治……」

王志翔一抬頭，燭光映出的是一張嚴峻得嚇人的臉，罵他下流，無恥，丟人……當牧師不屑地轉過身去要走時，匍匐着的年青人突然扯住了他的衣襟：

「牧師，您別這麼狠。都不看，您看小婷的面子。您知道我至少是個有良心的人。您在那麼些青年中間挑選了我。多少人反對，慫恿，說您偏心，說您沒眼光，您都不顧。如果我這事宣揚出去，您想，他們不是更快意了嗎？您不是真沒有眼光了嗎？郭太太的親族對您不將失了信託嗎……」

他連連這麼一問，給牧師可問了個怔。他抽回邁出的脚步，緩緩舉低了燭臺，重新又照了照王志翔的臉。

那是一張令人堅信不疑的誠實的臉。

「王先生，方才按鈴了罷？」胸襟繃了「17」號碼的看護輕手蹣腳地推開了門，探進一個腦袋——這個字也許用得笨了，因為那明明是一張美麗的臉蛋，還滴溜着一對不甚知愁不很會發怒的眼睛。

「嗯，」王志翔躺平在雪白枕頭上遐想着的腦袋向上墊了墊，高凸顴骨往兩旁一拱，擠出了一灘茫然而蘊藉的微笑。

「您要什麼？」看護走近了，白布衫裏擺動着一條稍矮但還窈窕動人的身腰。

「告訴我，密斯潘，你同志亮究竟好到了什麼程度？前天晚上你出去後我想了

許久，我覺得你們簡直是馬馬虎虎就訂了婚，嗯？」方忠亮是他中學時代的一個同班，現在一家火油公司當書記，是當地業餘網球隊的中堅隊員。王志翔一進院就對這活潑好笑的十七號發生了興味，及至由閒談而知道了是他舊日同窗的未婚妻時，彼此之間，更來得熟稔些了。

「養您的病罷，問這個幹麼，礙着您養完了好去逛新大陸。」女人淘氣地笑了。

一聲，閃身出去，又忙着別的職務去了。

人雖出去了，那影子可還幌在王志翔的心坎上。

每個人心坎上都應該藏躲一隻美麗影子的，憑什麼他就老得惦記家裏那個滿臉斑雀的糟粕老婆？糉子腳雖然可以放大，然而終於還比不上天足呵。第一件煩死人的事，是她走起路來總活像一隻蘆鴨。瞧人家密斯潘，兩隻又玲瓏又輕盈的腳，跳跳蹦蹦，還有那隻握了溫度表向他唇邊送的手指，多白多嫩呵，而且每天她還來捏住他的腕不放。還看那白金小錶呢，誰知她試的是脈還是心！

前天晚上她值夜班。趁着她沖藥的功夫，他們有一個長談。他述說方忠亮和他交情的深厚，兩個人在學校裏如何要好。方忠亮在校時就是體育名將，每次運動會他必得一串金銀獎牌。王志翔誇耀他自己不用賽跑，每次必有獎牌到手，因為考試時候他們全得向他借數學的算草。然後他吹起自己多麼用功，多麼能幹；如今，教會看他有造就，特意派他出洋留學去了。話又轉到美國怎樣闊上去了。當她聽說美國

「每個人都有一輛摩托車」時，她羨慕得禁不住倒吸了一口涼氣。

像這樣不穩重然而還不世故的女人，是尙不深知一個自私的男人懷裏揣着怎樣一具卑污的算盤的。「無心」在這樣單純樂天的女人不是罪過，是可憐。看到方忠亮爛熟的球術，她無心地抽了一口涼氣，隨着她無心地吸進一紙婚約。如今，她又倒吸一口涼氣了，可還是無心的。然後，她轉身按照電鈴明暗器上燃亮的房碼到另外病房裏照顧去了。

牀上有心的王志翔却沒法睡下了。他輾轉反側，心神總也甯靜不下去。恍惚之間，他似乎又看到一股「聖靈」了。他判定這是一個容易下手的女人。然而矛盾還是有的，爲了他還是一個「有良心的人」。方忠亮的確沒志氣，成天打球，在學校裏就洩氣，以後也不會有什麼發旺，靠準不是他的敵手；然而究竟是老同學，他覺得這似乎不大應該。

——這種女人還不是同誰接近就屬於誰！

另一個低微的但並非無力的聲音說着了。同時，一渦柔媚的笑出現在他躍躍欲試的心坎上了。他轉念將來如果真地成爲哥倫比亞博士，家裏那位怎麼抬得出來！尊榮與美麗向來是並肩而立的。「聖經」裏講的是「真理」，但有時還不妨用「天理」壓倒那個。

在醫院裏十天左右，他不再管17號叫「密斯潘」了。他竟然大膽地（可也試着步地）問：

「紫霞，等我從美國回來的時候，你就當博士夫人了，你願意不？我們真是有緣。準是上帝安排的。你知道，我對於女色向來是無動於衷的。憑我，要找個女人總不成問題吧，然而到如今，我仍是個光棍，或者說是「童男子」。你不答應我，我就光着棍出洋，那時一高興，我也許娶一個美國老婆！不過，唉，種族不同，將來生出孩子總不好辦。還是我們吧。紫霞，你怎麼說呢？你放心，沒有人敢反對我們，只要我們自己可

靠——」

女人爲他一番滔滔的話說怔了。她沒的可說。她儘自嗚咽着：怎麼好，你們兩個我誰也捨不得。

不用她挑，有人替她解決了。

那個她「也」捨不得的方忠亮不知道從那裏聽見風傳，一個下午，放下球拍，一口氣撲到了醫院來。他氣勢汹汹地一直闖進了看護樓，一把攔住潘紫霞的白布衫，咬牙罵着：

「你——你——不要臉的女人！騙人，你丟我就丟吧，幹麼還鬼鬼祟祟！弄得家裏爸爸都知道了。他們誰都譏笑我，說我——都是你。不等你丟，我先休了你。給我滾……」說着，他的氣更壓不下去了。他一手扯住女人的頭髮，批手打來。

潘紫霞往樓口撲奔，尖聲嚷着。

醫院裏許多工作着的人都走出來了：骨科醫生，拔牙的助手，寫字間的僕歐，和六七個戴小白盔的護士，大家上前齊手把這個莽漢拉開了。

女人嚶嚶地哭着，梳理着額角的亂髮，然而卻像是自知理虧似地躲到一旁，垂首抽咽着，摸不清是委屈還是羞慚。

方忠亮雙手插在腰際，蒼白着臉，嘴裏急促地喘着大氣。突然，他不屑地拔下手指上那顆戒指，狠狠朝女人身邊丟。

四

王志翔出院了，還是院長親自到病房裏請他走路的。

他睜大了眼睛想解釋，爭辯，申明他如何「規矩」，然而他怕洋人那副森凜逼視的臉色。包圍他的，還有那麼些隻夷鄙憤慨的眼睛，閃爍在一隻隻小白盞的下面。他有些莫名其妙。幹麼她們還唧唧啾啾地議論着！

當他對那個替他收拾牀鋪的看護稍現羞怯地說：『我要看看潘紫霞女士』

時，只見那個短胖女人撇了撇嘴，睨也不睨地嘟囔着：

「還看她呢，哼，改日再見吧。」

躺臥的姿勢是助長頭部發昏的，況且半個月來，王志翔在白被單裏翻騰着身子，還做着那樣綺麗的夢。走下醫院的臺階，世界在他面前旋轉有如弔在空中的秤錘。重新嗅着室外空氣，用肉眼摸觸到陽光，熙攘的馬路和路上的行人，一種親切的感覺使他奮興了。但是回首石階上面的醫院大門，那裏可又似有什麼東西向他沈沈壓了下來。

終於，他還是勝利地笑了。一個前程遠大的人是不宜有過多瑣細計較的。反正不久他的腳將踏在西半球上了。誰可也攔不住，誰也摸不着。而且，而且回國來還有白嫩胳膊挽住他呢。

想到白嫩胳膊，他脚步遲緩了。臨離醫院他原想看她一下，爲什麼看不到她了呢？他心下有些疑竇，可還盤算着怎樣下這第二步棋。他得幫她和方忠亮「和平地」

分了手。務必不要不傷及他同方某的友誼。然後，還得連上帝全瞞住，兩人祕密訂了婚。這個要蒙蓋得緊緊地，直到他回國來纔發帖子。那時誰還有得說！

他這麼安全地籌劃着，就走到牧師家了。

他又踏進這個地方了。直像一家人，他不必通知地就奔到牧師的書房。然而空地，只有一幅耶穌受罪的像掛在那裏，使他心裏有些不舒服。他竟一直奔到牧師內宅來了。他嚷着「王志翔來了。」然而劉太太只淡淡地說一聲「牧師出去了，」再沒有下文。

他很詫異。他寂寞地撲奔了剛放學的小婷。那小姑娘想往他懷裏鑽，卻即刻爲她媽媽拉開了。

走出牧師家門時，王志翔是垂了頭的。他雖然滿身沾染着陽光，但他卻覺得世界對他分外陰闇，窒悶。他開始感到環境對他有些過意不去了。他用很輕的步子，幾乎溜着牆邊，躡進了育德學校。走過甬道，他還猜疑着那些性質暗昧的注視。

好了，他終於算逃進了他自己的房間。他鎖嚴了門，第一件東西，他看到他那些隻裝滿了希望與宏願的箱籠。一切佈置安排都依舊不會移動。

突然，他倒在椅子上響朗地笑了。他以爲什麼都丟失了，都完事了，如今，一切似乎又在掌心尋到。他笑起自己適纔的膽虛了。

然而在宿舍裏碰到闊別半月的教務長，那個人卻不再儘說着『到美國的時候，替我買點無線電書』的話了。他只冷冷地同他握一把手。學生們態度的變化更明顯了。沒有人再追着叫他『王博士』了，有些見了他，竟遠遠就避了開去，像是存了什麼戒心似地。

他生氣了。他一把抓住一個熟學生的小胳膊，拽到房裏，像綠林捉打更的那麼拷問他。

那個學生先向窗口戒備地瞥了一眼，然後結結巴巴地說：

「徐之棠先生告訴我們大夥兒說——說——說老師在醫院同——同一個

看護「發生了不好的關係」——昨天徐先生還說——說老師還——」

徐某，好你個踢我後脊梁的人，王志翔狠狠地想，接着又問：

「那麼，他究竟說發生了什麼關係呢？」

學生這回可給問得茫然地搖了頭。他總怕窗口有人偷看，不時張張望望的。王志翔急忙跑去把窗簾放了下來。沈默一會，那孩子纔又吞吞吐吐地說：

「——說什麼有了孩子的話，還說——說這個倒方便，因為師娘是看護……」
呵，他不相信人的嘴可以狠毒到這個地步。他實在料不到這陰險的傢伙已擺佈他到這步田地了。

這時，那粉色的影子離他淡了，遠了。他更關切的，是會落在他手裏的那隻鹿了。他覺得這個哥倫比亞的汽球要向上飄去，要飄到另外人的頭上了。他得伸長了手，墊起脚跟，拚命勾住它，抓緊了它。

一口氣，他跑到牧師家。

「您不要信他的話，劉牧師。我已經知道徐之棠把我作踐成什麼樣子了。全是假的，不可能的。他是在同我爭。牧師，您不能上這個當。您不信可以去調查。我絕沒有同——」忽然他住嘴了。他意識出有些自投羅網來。

牧師先盤問他家裏有沒有老婆，他搖頭。又問他愛不愛那個周姓看護，他又搖頭。甚至牧師掘根地問他到底認不認識這個周女士時，他還堅決地搖頭說：

「看護那麼多，天天換，我那裏記得清！有一個倒常同我眉來眼去的，可是咱們是正當人，絕不能睬她的。我敢對着上帝起誓。」

「既已到這地步，我成全你。」牧師宣判了。「八千塊在我手裏，沒人爭奪了去。」他即刻扒在地上，朝牧師響響地叩了三個頭。

那個夜晚，他重新邁着穩健得意的步子，打着飄逸的口哨回學校去了。一路上他自言自語着：一個打破了的甕，又鏽縫了起來。一匹丟失了的馬——

幌在他前面的卻是一條幢幢黑影，在校門的左邊。他嚇了一大跳。他走近了些，

並且還聽到嚶嚶的啜泣聲是女人的

——真是奇遇！

黑影轉過身來了，面孔輪廓還頗稔熟。

「志翔，志翔！」女人啞聲地喊着。他爲那聲音嚇得抹頭要跑。一隻鋸好了的甕，又破開了！「志翔，我等你好久了。天沒黑我就來了。門房說你纔出門。他們不准我進去等。志翔，醫院把我辭掉了——」

「嘔！」

「忠亮和我完了。戒指他都拋了。」

「嘔！」

「志翔，都是爲了你。如今，世界上我有的，只是你了。你不能再丟棄我。」

女人委屈地向他倚來。她需要一副寬肩膀。當一副閃開了時，她便須抓住另一

副。

王志翔一面連連否認着『別爲了我，我擔不起！』一面畏畏縮縮地扶着她的肩膀。事情來得太突兀了，連他這個什麼也能應付的人也茫然不知所措了。唯一他能做的只是拖了她向前走，向前走，離校門越遠越好。

『密斯潘，這裏不是談話的地方。你暫時先回家去。大家再想辦法。』
快走到胡同口，他忽然揚聲地，帶點強迫地替她喊『洋車』了。

『到底怎麼說呢，志翔？』女人攔住他。她是說，我到底算不算你的人啊？

王志翔的心腸快爲這古怪世界撕碎了。他疑惑墨色天空中果真有一隻大手，一個玩把戲者，在擺弄着他們。在這情況下，對着一個自己喜歡的人搖頭真不容易。然而呢——

『徐之棠這小子害得我好苦，等我由美國回來的時候——』王志翔幾乎破口罵了出來。他終於用一種甜而不蜜，巧妙支吾的話語把女人打發回了家。

駭異地那個暴戾的父親卻氣得正蹂着脚。

五

「今年我直像搖蕩在一隻船裏，天天遇到風浪。」王志翔立在站臺上安詳地，然而不勝感慨地對一個送行的朋友說着。「東覆西傾，想不到今天還能站在這裏！」

亂哄哄莫如車將開時的站臺。搬行李的脚夫，運郵件的信差，膂力錢的爭執，惜別情話的喁喁，什麼全雜在一處了。面前這串黑皮火車過一下便駛向一個遼遠的地方去了。沿途都有客上來，有客下去。它自己卻筆直地向前衝。（王志翔回憶過去生命上進的途程，多少人下了車，他卻始終附在幸連上面向前奔跑。）火車裝載着衆人的悲哀與歡喜。王志翔隨身攜帶着的是一腔熱望。

三天後，摺指一算，他便將抵達一個大港口了。那裏有一隻碩大無比的洋艦喘

着氣等待駝了他，跨過茫茫一片太平洋……

然而照日程算，那碩大無比的船還差兩天航程才能貼靠檀香島椰樹岸叢時，太平洋西岸這個女子卻已爲她暴戾的父親逼得沒法偷偷吞服了一瓶藥水。隨着，那堆笑容，那片愚昧的天真，也爲她一併帶走了。

一九三六，六卅，上海。

參 商

—

適才馬路旁一家廣貨舖裏起了陣小騷動。雖然不大，却也招惹得一些沙沙地走着路的人們簇聚起來，墊着脚跟，看一個穿翻領西裝的青年用拳頭響亮地捶着櫃，向着也不服氣的老板咆哮着。正在鬧得不可開交時，人叢中擠進來一位秀雅的少女，留着長長的雙辮，臂上掛着一隻繡花書包。當她用驚愕的眼證明出那聲音的主人之後，就脫口叫出『萍！』

青年激昂的情緒爲這熟悉的聲音扼着了。他卽刻側過頭來，睜大了眼，楞楞地在人叢中搜尋。

「萍！」這時少女側身走進舖裏。她歉疚地看了老板一眼，扶着青年的肩頭，一面由書包裏掏出錢袋來問：『是爲了錢嗎？我這裏有。』

突然青年意識到舖夥對自己當前緘默的嘻笑了。他一手把垂在額角的頭髮用手指節向上穿了穿，又伸出硬硬的指頭向那胖夥計說：

「——你混賬！看你下回敢！」就踉蹌地衝出店舖。

少女羞慚地低聲向老板賠了不是，才垂着頭，在多少隻好奇眼睛的逼視下，順着青年擠開的縫子跟了出來。又在衆人疑惑及羨慕的目送下，向街的一端走了去。

「嫻貞，真對不起你！」走出不遠，青年偏過身子，用疲憊的聲音說，他這時才恢復了固有的理性，彷彿已經明白適才不該那樣，他伸手溫柔地去提少女的書包。

「不是對不起我，萍，是你太作踐你自己了。憑你這藝術學校的身分，你該和這樣人爭吵嗎？你不能愛——」少女斜睨着他，試着步想說了下去。

「我沒有你們信教人那麼多忍耐，打了左臉還給右臉！我受不住。」男人憤怒

的回憶又重新喚醒了。彷彿覺得有人在後面嘻笑似地，他陡然返過身來，向着車塵的某方向兇兇地咬了咬唇。

「萍，你說對了，你沒有那忍耐；但是你可以有呢。我明白你的性子，我相信只有神能救你——」

「喂，嫻貞，我不去你家了。」青年忽然停下了步。「你先向我攀起道來了。我真怕你那姑姑，那麼——」

「怎麼——」

這時巷口突然衝出來一輛綠色汽車。青年即刻用手握住少女的臂，另一隻護着她的肩頭，直到那蠢物怪嘯着馳了過去。他倆吃驚地望着汽車尾部飛起的塵埃，像是耽心它會倒退了回來。少女仰起橢圓的臉，瞅着青年繚繞的眉峯玲瓏地說：

「看，你不送我回家嗎？」

青年會意地笑了。即刻，得意的神色在女人面上畫出來。

對於她的萍，她又有了把握。她和她家人一樣不同意萍那種馬虎勁兒。馬虎的服裝，馬虎的舉止，但她比家裏人對他多了一份希望。爲什麼偏愛上了這麼一個馬虎人，她自己也不明白。牧師的兒子李天民不是把一張極清楚的賬算給她聽了麼？他體面，他信主，他是個牧師的好兒子——差一年就是醫學博士。可是這賬目竟沒有萍的黑黑眸子一樣打動她的心。爲着這事，她也算吃不少苦了。李天民常常許多教友用最鄙夷的口氣說：「昨天我又碰見你那好朋友了。大熱天也不戴帽子，真本事。」嫻貞只勉強笑一下，低着頭走開了。爲着這事，本來在教會裏和她姑姑還算是一派的李牧師，竟有多半年不登她家門。在起初，她姑姑答應李牧師說總可以挽回的。一向什麼都肯聽話的嫻貞，在這事竟和她姑姑執拗了一年多。她成天用最樂觀的神色勸她姑姑：「這是一隻迷了路的羊，我們得救他。」對自己，她時刻握起白嫩小拳頭，堅信着世界上沒有東西能抗拒愛，這什麼也能融化的力量。

「萍，你猜我這口袋裏的紙包是什麼？」嫻貞是用着碎小的步子走在青年稍

後些，帶點喘息地問。

「是——」忽然像有了什麼預感，就鄙夷地說：「又是復興聖詩！」

「不對啦！」嫻貞靈巧地得意着青年的錯誤。

「嘔，」青年有些失悔，伸出手來想摸摸看。

「告訴你吧，這是我才找來的十字花樣。我再給你繡一對枕套，好不好？英國的十字花，多美！」

「英國的你那兒找來的？」青年亮起了好奇的眼睛問。

「懷教士送給我的。」

呵，又是懷教士。那位熱心傳道的女人會怎樣窘過這牢不可破的青年呵！整整一個下午把他囚在一間華麗的客廳裏，一下祈禱，說他是「罪人」，一下唱詩，把這隨便馬虎慣了的人逼得快瘋了。用極勉強的禮貌辭了出去後，他狠狠地訶責帶他去「玩玩」的嫻貞，要命他再也不想見那用虛僞笑容騙人「歸主」的洋女人了。

「不用你繡了，我不要！」忘却了適才一瞬的溫甜，青年又賭起氣來了。

紅樓的角牆已拐過了，竹竿巷那烏漆大門已經遙遙在望。青年的臉色現得很侷促，下面拖着的是遲疑的脚步。他在躊躇着承受那永遠慈祥的笑容。

兩條修長的影子挨近大門的台階時，嫻貞把他拉到牆角。

「瞧，你的頭髮成亂草了。快攏齊一點！」少女賢淑地爲他扣好襯衫的鈕扣，又把一塊白白的手絹塞進他口袋裏。「用那麼大氣力說話幹麼？快，擦擦你的嘴角，萍！」

這叫萍的青年又用指頭狼狽地在蓬亂的頭髮間穿梭着，然後用手絹在嘴角揉了揉。

「可以了吧？」那聲調是勉強的，像是違己地替旁人做了一件事。

「記住，嫻貞低聲央求着。「姑姑勸你是爲好，你別過分抬槓！你不信，我可信。老人家的好心是傷不得的。」

「貞」青年喚住已登了台階的少女，皺着眉，央求着，「我們到別處去罷，進去玩簡直是折磨我！」

少女向他溫柔地招招手，他終於是跟着她走上了石階。

二

走進了客廳的青年萍，心中起了一種異樣的感覺。這家人對他的熱心他未嘗不感激。他們曾兩次爲他開祈禱會，連四歲的小蘋兒都跪下來。當蒼老的姑姑用顫抖的聲音低聲對她幻象的神若有其事地求着：「神感動若萍的心，使他信主」的時候，他偶爾也會慚愧地想，即使爲了她的虔誠，也真不該再固執了。但是感覺泰半是由於對老邁的一種憐惜。及至他走出這充滿了悠揚頌聲的周家，呼吸着廣大世界的空氣時，那感覺又冰冷了，代替的反是屬於於受騙者的憤恨。

他甚而後悔第一次叩這烏漆大門的那回事了。都賴嫻貞，她求着：「我們的事都成，可就莫偷偷摸摸。別人可以不告訴，姑姑我可不能瞞。」終於，在那可咀咒的下午，他把個腦瓜伸到面盆裏，用條毛巾狠命地搓。又向同學借了一件綢大褂，那麼演劇似地走到竹竿巷。她担保姑姑雖信教，却不至像他所猜測地那樣「教迷」。但進了大門，看見白影壁上那用粗壯顏字寫的「以色列人十條誡命」，就已感到另一世界的凜然了。

第二天，嫻貞驕傲地問他那兒來的那套禮貌。觀觀穩重原都不是難事，難在忍了下去呵。萍那天是咬緊了下唇，放着無聲的啞笑；話語只用來應答，把眼角伏貼地低垂着，並在吃點心時故意剩下半碗。這幾乎是他現學來的。僅這幾手就把那蒼老的姑姑哄得誇出他這缺乏的美德來了。嫻貞還羞答答地告訴姑姑曾發現他倆的上唇都有一顆黑痣，而且是同一位置。（這是神的安排，姑姑說。）從那以後，姑姑對於李牧師的大少不再誇獎了。她開始在這粗莽的影子裏織起姪婿的好夢來。

誰能懂得青年萍在這客廳裏的感受呢？還不好嗎？軟胖胖的沙發，背後伸着晚香玉柔媚細長的臂肢。齊着膝頭各擺着那麼一隻精雕細刻的茶几。矮案上堆着那麼多聖教旬刊、福幼報和一疊五線琴譜。但一個來處不詳的怪感覺總使他就心那軟軟的沙發將整個地把他陷了下去。當姑姑講說壁上的「耶穌救羊圖」時，嫻貞得意地說，「萍畫得比這好呢！」老婦人花鏡裏的眼即刻有了一道異彩。她是想將來可以把他舉薦到佈道部的編輯組裏去呢。

這時，一個綿軟龍鐘的聲音由裏院送出來了。

「怎麼把人家若萍丟在外面呵！」隔着窗幔，一張永遠掛着慈祥笑容的臉可以看到了。

青年即刻侷促地立起身來，迎到門邊。機靈的嫻貞早已把小沙發椅上臥着的一隻花白貓趕開了，並且將隻織了埃及楔形文的靠枕放在椅背。婦人微笑着坐下來，兩隻滿了慈光的昏花眼睛溫存地瞅着姪女，又把那眼光移向沙發上的來客

了。在這兩條影子中間，她彷彿看到了什麼幻象，欣悅地幌着頭。她的頭髮已大半斑白了。

「姑姑，您瞅什麼？」嫻貞嬌嗔地問。

「若萍，」老婦人湊近些身子問：「你知道你有一顆黑痣嗎？」她以為這巧合的發現仍是個隱祕。

青年帶點害羞地笑着。他忙站起來，想招呼老婦人喝茶。

「別這樣，你是客人！」老婦人像是擔當不起，可還是看着他拿起那精緻洋磁壺。「明天你來罷，明天有特別禮拜。許多人都惦着看看你——」這是帶着些挑逗和驕傲說的。

「我不——」已經是在窘着的，這時青年的臉竟紅脹起來，忘記了一切禮貌地拒絕了。嫻貞即刻就插嘴：

「去一趟罷，萍，你不也該陪陪我嗎？」這口氣完全是對於孩子的，像他們那次

去天台山，走在前面的嫻貞，張着臂，招呼他『趕上我呵』一樣。

『什麼，姑娘！去拜上帝麼，怎說是陪你！』老婦人其實是勝利地說着這片訶責。這小小爭辯對於那如臥在沸湯裏的青年是像兩個屠夫臨着僵屍爭吵着誰宰得好一樣。他用怨恨的眼色看嫻貞，並且不等晚飯，就非拘着賴子走不可。

『你又逼我去那兒！』青年用勉強的笑臉擋回原想送出的姑姑，就撇起嘴來，如一個受委屈的孩子地向嫻貞嘟囔着。

『萍，爲了愛，你聽一回我的話吧！』

青年把手撐在袋裏，垂着頹喪的頭，極不甘心地踱下了石階，向着另一方面走去了。

嫻貞倚着門檻，目送這愛生氣的人，像是有些憐惜，有些後悔。一個暗淡的影子投向她心中：『我們是不同種類的。』即刻她換了一層臺階，就把這不祥的念頭趕掉了。

「只要有愛，什麼也能夠！」

嘆息。
望着那影子消失了後，她輕輕地闔上門，把雙手搭在胸前。隨着，是一個樂觀的

三

對於一個曾經讀過創世記而且相信那些奇蹟的人，禮拜日的清早是一個太神祕的日子了。做完浩大工程的上帝，這天盤起雙臂來，臉煥發着得意的光采。地窖裏有多少人仍在做着苦工是不必問的，教區附近的人家却充滿了閑散和慵懶。這是安息日麼，孩子們就不必再趕着上學。他們很可以閑適地在床上多晒一會兒。然後穿上新衣裳，等着牽大人的手「聽風琴」去了。早餐的桌上，媽媽常喜歡添擺一瓶鮮花。筷子拿起不久，教堂塔頂上的銅鐘翻起舫斗響了。這離正式禮拜還有一個

鐘頭的光景。

教徒們的衣角在禮拜堂的進口綽繚地摩擦着。熟人偏偏在這麼肅穆的地方遇到了。於是，用了極低的，但總合起來却是極高的聲音，小姐少奶奶們互相探問起家常來。

夾在這談話裏的還有一位蒼老的可是總微笑着的婦人。她那隻戴了煌煌金鐲子的左臂是爲一個梳了雙辮的少女攙着，右側是一個不大愛抬起頭來的青年。那是一張頗不自然的臉，有着似在極不甘心下才抹上了油的髮。他始終低着頭，好像他所赴的是一個葬儀。

「周太太，您早呵！」一個脇下挾着兩本紅書的中年婦人用羨慕的口氣招呼着。「這是您的小姐能？」

「噢，我內姪女！」周老太太忙轉過身給介紹；「嫻貞，這是橋北福音堂的房太太。」

嫻貞笑着鞠了個半躬。

「這位是您的——」那婦人像是故意沉吟着。

「這是駱先生，嫻貞的——朋友。」

姑姑和嫻貞都等着他回頭來招呼一下，但青年的頭是垂得更低了，好像怕給誰看見似的。

「嘔，我聽說過的——」那婦人會意地一笑，就混進會衆裏去了。

隨了第二次的鐘聲，牧師穿了莊嚴的黑袍，和另外兩個人走進來了。他毫不客氣地踱到台的中央，把自己肥碩身子安放在那張寬大的扶手椅上端正地坐下了。在他頭頂上是一塊寫了白字的黑色木板，面上標着本日應讀誦的經文詩篇。

早晨的陽光，印透了教堂的紅綠玻璃，把彩艷的光條灑在會衆的臉上。教堂這時靜謐得像是等待着神的降臨。只有孩子因為對着彩色玻璃發生過濃的興趣，偶爾大聲喊了出來。即刻就必有着一隻母親的手掌堵在那不服氣的小嘴上了，氛圍

裏於是起了嗚嗚的哽咽。

這時，牧師的眼睛仍然闔着，手是安放在前額。他在默禱哪，彷彿請示神他今天該說些什麼。於是，他的手紆緩地落下來了。他用怔忡的眼睛看着台下，像西奈山傳誠命的摩西。他極莊重地站了起來。琴聲響了，會衆如山洪似地闐立了起來。

「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擔任讀經的張執事用尖銳的嗓子宣佈了，於是，幾百本聖經像蕭瑟的秋風，掃着落葉似地翻了起來。

「萍，嫻貞用打開了的那本紅書的硬皮碰碰青年的手背。她得意極了，把書攤在他的膝頭上，隨着嘴裏低聲背誦來，現出她對這段特殊的推崇。

「你若能說萬國的方言，並天使的話語，既沒有愛，就如鳴的鑼，響的鈸一般。」

台上的人已經念了下去。青年起初是在用痛苦的臉拒絕着，及至爲另一個不大刺眼的熟悉字眼吸住後，也就湊近過來了，一氣直聽到台上那人最後念的：「如

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其中最大的，還是愛。」

「還是愛——」兩個相視對笑了。嫻貞高興得拱起手來。她是充滿了對神的和對萍的愛了。

這是將近復活節的時候。牧師今天講的是耶穌釘十字架後，門徒們四散的情況。說教完後，便該報告了。

報告的人是一個身材極矮，嗓音清脆，閃亮的頭髮，教堂裏一個近於丑角的人物。照例說過「本禮拜二」以後，他得響亮地咳嗽一聲。於是，像流行症似地，許多淘氣的孩子們都在下面學起他了。因為這是習慣的了，他也不甚理會。他毫不乎地報告了下去。其實，這是教堂死板的日程，禮拜二晚上家庭祈禱會，誰都知道。禮拜三婦女佈道團集合，誰也不會忘記過。但爲了一個完整的秩序，或者說是爲了節擯牧師說教的時間和氣力，他曾一直報告了十幾年。

「再一個禮拜，」他突然揚起了嗓子。「就是復活節，本堂施行洗禮。教友裏有

新添的小孩或新結的姻親都希望早些記名。」

雖然青年萍始終不曾注意台上演的是些什麼把戲，他旁邊的却留心了。聽到後半報告，他們即刻感到關切了。

牧師肥碩的身子移動了。他走近台前，像是要特別喚起會衆的注意，用極鄭重的神氣說：

「若是本堂教友都和外教人結了親，背了主，我們的教會還不就散了嗎？如果打算謀一門好親事，在教會裏不是也很可以物色嗎？我們特別希望本堂教友能夠以身作則——」

隨了一陣風琴聲，安坐了一小時的會衆重新立了起來。這是一個極大的震動，太陽已經由中天向西斜下去了，飢餓使大家失掉了進堂時的從容。人叢中時有野鹿般的小孩衝來衝去。牧師已由後臺繞到堂門送教友們了。這是一個最後的印象，沒有牧師肯放過。他們那豐滿的臉上擁着極和藹的笑容。看見老年人必拱拱手，如

果遇到小孩子就摸摸那小腦瓜。

「這就是您未來的女婿罷？」嫻貞扶了她姑姑剛走下教堂的臺階，牧師就指着青年萍，猛然地問了。他竟忘形地拍起肥胖的臀部，嘿嘿地笑着，不知該說些什麼好了。

「這是李牧師！」老太太趕忙爲他們介紹。青年淡然地點點頭，眼睛却盯着教堂的大門。

「這位是什麼公會的？」李牧師吡開有着一顆閃亮金牙的嘴，故意地問，並且偏過頭來，戲弄地窺着嫻貞。

「他還沒有入教呢，牧師。」嫻貞羞慚地回答。

「還沒入教？」牧師揚聲地說給由他身旁走過的會衆聽，做出極爲驚慌的樣子。「好了，今年復活節受洗的裏頭有了一位新郎。前年不就——」

青年萍這時實在耐不下了。他攙着周老太太就搶着往外走。

老邁的身軀是禁不住這樣推的，她不甘心地舉起紆緩的步子，可還爭着回過頭來應酬似地向牧師招呼着：

『等下我叫嫻貞過來記名。』

四

春在每個有着隱秘情感的年輕人窗前招手了。它用柳枝輕鞭着他們脆嫩的心，用柳絮撫摸着他們柔和的頭髮。郊野音響和色調都配置得那麼適當，惟該補添的缺陷是一對可以把臂膀如套環那麼纏得緊緊的人。但這時，青年萍却有五六天沒有來看他的嫻貞了。

『他的信怎樣說呢！』姑姑苦皺着眉走進房來，把手搭在姪女的肩頭上，眷念地問。

嫻貞悶在房裏已經哭過很久了。一個好女孩的眼淚是不輕易給別人看到的。雖然是憔悴的，她每天還是把一團微笑的臉擺給她姑姑。從她娘死後，十多年來，這位膝下無兒女的姑姑曾極體貼地撫養她。姑姑在一起除了溫存親密幾乎就沒有過一點點隔膜。在平時，她什麼都和姑姑公開的。她沒有過什麼隱秘，因此她才逼着萍來家裏見姑姑。如今，她却有了不能告訴她姑姑的事了。這是一件痛苦的事。她現在已悶在一座黑暗無底的深洞裏，連一個小窟窿也沒有。

『萍的信怎麼說他還不肯，是不是？』

這探問使悶鬱着的姑娘索性嗚咽了起來了。

老太太仰起頭來，感傷地看到壁上懸着的那張風采奕奕的照像：那是她僅有的一個弟弟，那麼不幸地早早死了，由醫學校畢業出來剛剛一年半！她低下頭去，用昏花的眼凝視着嫻貞，那雖是一張滿了淚痕的臉，却是和那像片裏的人一樣地橢圓，有着筆直的鼻樑，和一對屬於慈悲心腸人的柔和的眼睛。周老太太搖着頭，自己

也有些酸酸的感覺了。

「姑娘，告訴我，他怎麼說呀！」老太太想伸手拿過嫻貞手裏的信。其實這是很平常的事。他寄給嫻貞的信，姑姑常看的，而且還常爲他那些巧妙的話逗得發笑。但這回嫻貞却匆忙地把它掖到袋裏去了。

「姑，您別看。他不肯。他說，什麼都成，就不能入教！——姑姑！」忽然，一個頂不好哭的好孩子，却倒在姑姑的懷裏，嚶嚶地哭泣起來了。

周老太太這時可也有些生氣了。她想，一個愛嫻貞愛到這地步的人，在這事上爲什麼都不由她！爲了這粗質的青年，不但嫻貞，連她自己也挨了太多的揶揄了。李天民到處去說嫻貞的壞話，甚至說了許多不堪入耳的。教友們近來都不常常看她了。在教會裏，她的資望比誰也不淺。庚子年砍二毛子時，如果她慢跑了一步，早就沒命了。現在竟任着牧師這樣欺侮！上禮拜的報告簡直就是衝她說的。離復活節還有三四天了。如果這年輕人耍了下去，她在教會裏的勢力就必定動搖。周老太太愈想

愈不是滋味。

「姑娘，你聽着！」老婦人翕動着不甚豐潤的嘴唇！一個平素總笑着的人嚴厲起來也只有那樣。「他若是現在不肯湊合你一些，將來你們一輩子能好下去嗎？」

嫻貞爲這話冷冷地打了一個寒噤。黑暗佔據了她。抗禦是必須的了，就急忙回轉說：

「不，姑，他說什麼都成，就不能屈着心受洗禮！這是從小就沒信過。他不能騙自己——」

「別說了，這孩子真是胡扯！」周老太太怒慍地站了起來。她的臉色很不好看。「姑娘，若是這樣，我不贊成你們倆好下去了。當初我就看透了不成，你們不投合。你偏那麼樣，不投合麼！」老婦人把那按語殘酷地重覆了一遍，就走出房外去了。

不用再重覆了。這沉重的絕望的判詞已像塊巨石把嫻貞壓得翻不過身來了。用平鋪在桌上的手背墊着下巴，她茫然地尋味起這驚心動魄的話來了。

幸而信不會給姑姑看見。不堪想呵，就是藏在衣袋裏，她已覺得是一宗罪惡了。她一把抓出它來，一封有着粗壯筆跡的信。她想把它撕毀。彷彿想試試自己的勇氣，她把這信重新打開。「我們逃罷！」這野蠻的要求像一條紅紅烙鐵似地烙着她的心。「就跟他逃罷！」一個小聲音幾次不知由那裏向她襲來。一刹那，她像麻痺了似地不知所措。但即刻就有一聲怒吼，隨着跳下一個審判官來，指着她罵着：「沒羞恥的人！你念的那些好書呢？你的好姑姑呢？」

「嘔，姑姑——」她翻身倒在床上了。姑姑的影子又折磨起她來了。這影子本來不很大，現在它却武裝上了聖經，武裝上了家教，它成爲一個龐大無比的勢力了。她記起自己原是個好孩子，從來沒走出一個好女孩舉止範疇外面的。她能獨身同一個男人挾了小包袱在車站上溜來溜去像那些登在新聞紙社會欄的下流人？

不呵，嫻貞對着自己搖頭了。她爲着自己終於是個好女孩高興了。但勝利的笑容還未放苞，一個龐大的剛性的黑影又撞進來了。他有着黑亮的眼珠，整齊的牙齒，

和一條颯強不阿的靈魂。還有呢，他唇上，同一位置，那顆黑痣！她想起這個來了，像一個飄流的破船在大海中看見了一座島嶼，本能地她想抓住。但這神祕的標幟這時却活動了，奇怪！它不再逗留在固有的位置了。它搖擺，它幌蕩，像一顆失了軌道的星球。

媚貞盯住了眼睛。她想用全力管住它，那樣她也可以握到一些什麼。但憑她怎樣盯住，那黑痣搖擺，幌蕩，再也穩定不住了。

五

迎了早晨的陽光，禮拜堂塔頂的鐘又翻擺着腰身，撞出清脆的響聲了。

往常，非等第二遍鐘聲教徒們才挾了聖詩成羣走來，今天，第一遍打過以後，禮拜堂門口就滿了會衆。小孩子們都穿上了最鮮明的衣裳，在他們，這是每年春天的

「聖誕。」他們牽了大人的衣襟，嚷着跳着。教堂台階上佈滿了粉色白色夾竹桃，紅繡球和綠的芭蕉。花朵上都滴着晶晶的水珠。堂口用松枝紮着牌樓，寫着「復活節施洗聖禮。」這自然是淑賢女校手工班的成績了。

這是一個快樂的日子，誰也不吝惜力氣。外國女人在單薄的新裝上還插着一朶玫瑰。懷教士如一隻小鳥似地在人叢中跑來跑去，拍拍這個教友的肩，摸摸那個孩子的臉蛋。她不時地注意近台處的一排人，今天那裏有兩個年青人是她苦口勸服了的。

常周老太太走進來時，她像接一位大員似地屈下腰去。她有許多該說的。她想問問嫻貞那十字花做得怎樣。她更想說的，是她今天要請他們一對愛人吃晚飯，賀賀老太太姪女婿的入教。

「周太太，他們隨後就來吧？」

不對了！這是個快樂的日子，周太太是愛笑的人；今天她佝僂着腰，憂鬱已在她

臉上刻滿了衰老的綫條。昏花的眼睛直楞楞地，像追求着什麼茫然的事。

她搖了搖頭，沿着牆，把老邁的身子羞慚地安置到一個極幽暗的角落裏。懷教士睜着驚愕的眼，默默地扶了她坐下。

嫻貞不會來了，她已經病倒在床上。前天晚上她把周老太太嚇壞了。一個尖銳的聲音突然由她房裏鑽出來。老婦人趕忙去看：她披散着頭髮坐了起來。她睜大了眼，抓着自己的胸，像看到了什麼幻象似地狂笑起來。她笑呵，笑得旁人哭得不成樣子。忽然她無力地倒下了，鼻尖頂在枕頭上。她如一個嬰孩似地嚎啕大哭起來。把老婦人鬧得呆了。醫生請了好幾個，誰也說不出病狀來。

「現在呢？」懷教士關切地問。

「唉，她算是睡下了！」老婦人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這時候，堂裏已經安靜下來。端坐在台中央的李牧師正緊闔着雙眼，把手放在額上，請示着神。他今天該講些什麼了。今天周老太太也顧不得這些。她放低了聲音：「她不吃東西，也不說話。她要

——要撕聖經，哥林多前書的一章！

「呵，爲什麼？」懷教士有些不相信，嫻貞，那樣一個篤信上帝的好孩子！

「她說她不信「愛」的能力了。她說——愛沒有用處！」太太是用聖經擋着臉，帶着罪囚的顫慄說的。

「傻姑娘！」懷教士撇着嘴，面上露出恥笑的神氣。

牧師的手由額角落到椅把上了，眼睛也怔忡地睜了開，那麼紆緩，那麼遲疑，像是他和神的往來還沒有完，他還眷戀着天界，只爲了地上的罪民他才返轉人間。一張微笑的臉，隨了幽揚的風琴聲，向着台口湊近了。他低下頭，計算一下前排那些受洗候補人虔誠的臉。哦，比記名的少了一個；而且是那個！他微笑地抬起頭來，似乎感到些預期的驚訝。

憂鬱者的自白（代跋）

天地間，我敬重那些寬肩膀的。一條魁偉的影子在我永是值得希罕的，然而不幸我自己却長得祇這麼一副尺寸庸常的骨架！十年前，我曾爲着矮日夜發過愁。我爬樹幹，攀槓子，只爲了把骨節向長裏稍伸一伸。那一次在漢口，我遇到過一個身長二尺半的矮朋友。立在他面前，我儼然成爲一座轟聳的紀念塔了。撐起腰肢，我多驕傲呵。我即刻同他照了一張像。在渡江舟中，我偏巧逢到一個老友。他衝口第一句便說：「你怎麼還那麼高！」

是的，還那麼高！不但我的骨架不會伸長些，生活在人間這麼一堆日子，在心靈上，我脆弱稚幼得也依然是個矮子。我聽過許多創化論者的演講，也還會懷着顫跳動的心，讀了半部社會主義。然而有什麼用呢？到如今，對於生命我還時常有些怔忡。

游移。我熱愛它，然而又懷疑它。當我與高采烈的時候，一切都成爲灑滿了陽光的翠綠；然而合起狂笑完了的腮骨，一片陰翳又將我蒙蓋起來了。六七歲時，在一個婚宴上，我成爲所有來客的丑角。我舞動着小手，我爲他們學舌着各種熟稔的聲音：山喜鵲，賣玉面餛飩的，並且還用手指把臉蛋鉤成各種怪樣子，逗得紅紅喜棚下面氾溢起響亮的笑聲。在那麼些擠擠碰碰的賓客中，我那梳了雙辮的孩子算是最有功於慶賀的了。然而狼籍的杯盤收拾下去了，我眼前的世界變了！賓客們向主人道了謝，陸續向屏風門處走動；適才的一切歡笑好像都棄之如遺。更不堪的，是短打扮的棚舖夥計來拆棚了。我兀自立在冷冷牆角，昂首望着那些爬高的棚工一根根掀着椽槁。頃刻之間，一座蓋着酒肉談笑的蓆棚爲他們拆了個透天淨光。我不懂這世界。在我小心膛裏，釀起了一種說不出的悲哀。一個鬧得震天的孩子這時怎麼垂了頭出來呢？沒有人明白我，也沒人想明白。上了轎車，我媽才把我攏近些，低聲問：「什麼悶了你呢？」我噙了一汪酸淚反問她：媽，幹麼拆那棚呢？她爲我問個楞。

那以後，我又經歷過許多次「拆棚」。終於，連我母親那棚也拆光了。在一個初秋的黄昏，我永遠丟掉了她，一個最明白我的人。那以後，再沒有人攏近我，盤問我那些難纏的胡塗事了。心靈如果比身體更容易患病，從那以後，我便算得了不治之症。科學會理智地糾正了我觀念上的若干錯誤，到如今我却還沒找到一個心靈的治療者！

今早我又發了一封信給一個遠方的難友。這是一個受着精神上折磨的年輕朋友。他看穿了法律道德，然而又抓不到另外的。生活在人間，他永是那麼隔膜，淡泊。一切都似浮雲流水。如今，爲了一個妹妹的天折，他簡直擔心生命是個奇大的謊了。在信中，我使用最委婉動人的語言勸勉他正視現實，關懷同類被屠宰的遭際，牢記着世界可以變成伊甸園，只要我們擎起理想的火炬。我叮嚀他永莫縱容自己在米粒大的事上愁眉不展。那信我寫得很堂皇大氣。但擲進郵筒裏後，我方明白封皮上我寫錯了住址：那原應該寄給我自己啊。

提起憂鬱，我可否認在創作中我會傳播它。有時候，我是苦於太明白自己了。我既知道自己孩穉，然而又清楚長成的應該。憂鬱是怎樣一宗毒物，我一點也不糊塗。其實這毒物並不容易傳染，但一經傳染上，在個人是終身的痛苦，對一個健全的社會，那直是一顆瓦斯彈。曾經有文人喊嚷過生命之空虛，命運之無助。我懂那種喊嚷的不良結果。即使犯了不忠自我的罪，我也寧可寫點硬朗的。

因此，在「籬下」十二篇陋窳不堪的小說裏，我除了消極地描畫一些受盡委屈的人們外，在「道傍」這被一個友人誤認為「優美的散文」一篇中，我是為現實擺出一份賬單。寫這篇時，我正為一家大報編着一個小刊物。為了填湊篇幅，我每天皆寫一篇給讀者的覆信，討論一個身邊問題。那天我寫的是「出路」。一個會考失敗被家庭逐出的陌生朋友走盡了絕途。他等候着一個出路的指引。不自覺地我却覆信的結尾處寫上了這樣的話：

……那麼，什麼是我的「出路」呢？你將這樣問了。今晚你在等待着我的回答，我知道。我一提起筆來就先抓住你質問的核心：「出路。」我讓這問題在我身上如一條小蛇似地鑽來鑽去。筆給我握得都濕了。「什麼是他的出路呢？」我自問着。這驚動了我左側的一位正翻着報告江河水位電報的同事。「已經淹沒二十幾個縣了！」他回答我。我愕然。這回答又驚動了我對面一位寫着本市兇殺案的同事。「窮得沒法麼，怎不想殺人！」他搖着頭，寫着滿了血痕的新聞。一隻粗大多毛的手在歐洲伸出來了，揚言要統治另一個弱小的但是倔強的民族。我丟下了這枝筆。我不能寫了。什麼又是一切人類的出路呢，朋友，我問你！

當整個世界是悶在愚昧，殘酷，饑餓，野蠻的洞裏時，你自己挖一個小窟窿就算得「出路」了嗎？世界是正像今夜這六月的天氣：四下佈滿了黑壓壓的雲，只在幾個人的頭頂上飄起一片明朗的彩霞。他們唱歌，他們的酒杯是響朗地碰着。他們的文章沒有想像，他們對生活就更缺乏想像。一隻銀行摺子，一封粉箋，任你握得多麼緊，霹靂一聲，這些還能存在嗎？

「出路」已成爲中國青年的字彙中第一字了。在那下面的註解是「月薪若干元，」是一切羣小

的私我的甜夢，極容易被那即來的暴風雨掃蕩的夢。那是「生計」，可不是「出路」。一個有機體的沉淪是全部的，沒有誰能倖免。生計是該抓到的，暴風雨準得吹翻你這「生計」；但如果你還有個「理想」，有個「出路」，在那茫茫大海裏你就還有一片木頭可摸到。爲了一個真「出路」，你就先得把自己打在算盤外面。

我便依據那意思構成了「道傍」，我想使世界一個慘淡角落裏的崩潰波及另一歡樂天地的寧靜。我想說的是這樣一句話：別做夢了吧，世界是一整個。于是，在安樂世界裏，我佈置下太平和美麗，在另一地方，我又預伏了一座火山，並任它毀滅那個 Pompei 城。掏心窩說，我想寫的是一塊硬朗東西。

然而我遇到了一位怎樣犀利的批評家！異於別位，劉西涓先生，不着眼在

「意識」或「章法」，他却在那些小文章中探嗅我的氣質。憑了什麼他也應說我是個熱愛人生的人，然而他偏咬定了我憂鬱。照字面說，我有些不服。我隨時都在克服着自己那點古怪想頭。我嘆息着蠶的生死之茫盲，然而我還稱讚了那堅實粗壯，不搖尾乞憐的。我揭示給拜神者：如果宇宙真有一個創造者，對於人類命運他也是束手無策的。祈求除了現露自己的醜相以外，是徒然的。在這文章後面，我是挺了一具怎樣筆直的人類脊骨呵！但是像一個拙笨的攝影家，我終於還是把自己晦暗的影子投了進去。這是不會料到的事。

如果遺傳學不是一個時髦的謊騙，我先得承認我的爸爸是一個希有的怪人。我不會有運氣看見過他。在我剛見天日的時候，他便嚙了氣。他是悶鬱而死的。關於他，我知道的不多。淡泊的一生，他也似乎沒有什麼可以稱道的。但提起了他，人們皆這麼說：我從來沒看見他臉上帶過笑容。筆直的腰板，永遠繃着一張嚴峻的臉。那上面，長年掛着無名的悒鬱。他堵着氣活了下來，活着活着，又堵氣死掉了。如果我通身

承襲了他的素質，給我一具再透明些的心智，我起碼是個叔本華。

這裏我就不能不感激我的亡母了。爲她的幸福想，她有過一個不幸的婚姻。多麼無疵的女人嫁給一個不爲官能所動的冷酷男人也是不得食惠的。縱使是一壺沸冰，懸到北冰洋的岩石上也將不甘傾地凍了冰。我的母親便是這樣委曲了她的一生。然而對於我，他們這不幸的結合却是件便宜。我拾着了平衡。如果我父親娶的也是一個那麼成天愁眉不展的人，即使我有機會生下地來，我也必終身爲憂愁養育着。浸染着。謝謝那隻大手，它爲我安排下那麼一位善於遣愁的母親；即在我們快斷了糧的日子，她也還能懷擁着我，低吟着『槐樹黃……』一類歌謠。由她，我又承襲了一片陽光，一泓暖流，對生命的一股熱情。她教我愉快，樂觀，好意地估量別人，對萬物普遍地發生情趣。

如果她活下來，我先天承襲的那點憂鬱應該可以克服了的。十三歲前，我還是個不很會發愁的孩子。由于母親的寬縱，我把整個自我都投進昆蟲植物的世界裏

去。她節省下柴米的錢爲我買八分的蟋蟀，過冬的紡織娘，還任我同隣舍孩子去野地採集各色無名的野花。她有許多應當愁的事，她全留給自己，却不肯分給我一點。在霉濕漆黑的角落裏，她還盡力挖個方洞，使苗長中的我得以披滿陽光。

然而一個黃昏，愁終於臨到我頭上了。許多人假裝着嚎啕，我却儘對着那冰涼了的尸體發怔。一顆慈愛的心，火熱的心，便這樣帶着她的「槐樹黃」悄然而逝了嗎？那時，世界上我只認識了這麼一個好心人，然而她的好心却再也照顧不到我。在我，她還是位最聰明的人，最美麗的人，然而那一剎那，什麼全完了，全完了。我的悲哀屬於我自己那以後命運的還不多，我悲哀生命是恁般空虛脆薄，生死相隔何其近，而相差又何其遼遠。從那以後，我便被逐出了紡織娘的世界，蹈進了坎坷的人世。

當劉西渭先生提到我在描寫人物上有着性善的傾向時，連我自己也有些愕然。當我閉上眼，默憶一生中所遇到的人物時，我得供認，猙獰如判官的面孔佔去多半。我握過綿軟細嫩的手，那是這幾年的事。過去，揮動在我頭上的永是巨斧一般的

手掌時常在夜晚，當我坐在石階上守着夏天黑空中浮游着的螢火蟲時，那些閃亮小點會突然地變成了一個胖校長的兇惡眼睛，逼視我，追逐我，使我縮着腦袋冒着虛汗鑽回房裏去。

房裏却又閃動着一對真眼睛。

那時候，我常常感到這世界對我是太窄狹了，那裏似乎也容不下我這麼一匹小生物。當我發見人世幻術的奇奧時，我多失望呵！一個教圖畫的教員對我好些，他想要我替他向堂哥哥討哀酒。及至我在堂哥哥處碰釘子回來時，他却又尋縫子打我手心了。那個麻教務長對我好呵！南口旅行時，他看別人大吃，我獨空肚，他把吃不了的一塊醬羊肉丟給我。我嚼着那個，在黑黑角落裏，對着八大嶺，我感激得快流了淚。然而回來以後，他却憑了那點恩惠逼我做走狗，我的頭還沒搖完，他麻痕發青，毒手已經下了。還有那個馬猴，他偷了我的日記，當衆宣讀着，註解着，挑撥着，使我在頃刻之間，成爲衆矢之的。那頭腦簡單的胖校長一生氣就真叫他那偵緝隊盟兄

把我，一個十四五歲的孩子，關到一個連星光也沒有的地方去了。

照理說，我沒有理由愛人類，爲了當時我看到的人皆是陰鷲的，雙面的。白天，在一個教會學堂裏，我看的是一般奴性十足的法利賽人，捧着金皮聖經，嫖着三等窩子。晚上我寄居在一個信佛的人家，我吃着糊塗的素，每晚還要隨了大家叩三十六個頭。我應在地上，爲了討好人家，把腦袋叩得震響，然而我也不知道拜的是什麼；逢到初一十五，我還得去廟裏燒香。一個把大腿釘在門框上的乞丐硬說成了仙，我得走好遠的路，只爲討他半牙吃剩的蘋果——帶着唾液的果子說是仙果——學校呢，每星期要點名排隊去禮拜堂，聽那個由美國新回來的牧師用不很自然的嗓子指着我們小鼻尖顫微微地說，『魔鬼附着你了！』于是我身上打了一個冷戰。晚上那巫婆的姑姑又用狐仙的話震撼我。每夜她總在和她那個「大仙爺」搗着鬼，終于一個清早，我發見她倒在一間廂房裏，沒有了符咒，也沒有了氣息。如今我還不妨承認，我是一個怕黑暗的孩子。在我幼稚心靈裏，他們替我安插了太多的恐怖了。直

到近年我才知道宗教對外國兒童給的原是信任，勇敢，在中國，他們散播的却是一種原始的恐懼。在我小心坎上，撒但和閻王是沒有差別的，他們一樣使我窘促得不敢行動。

在這樣一個恐怖的環境中，我生長下來了。當我才接觸到世界時，我便學習憎恨世界，厭惡同類。我對於誰都存着戒心，在善良上，爲一切人打着折扣。那時候，我有一個私藏的小冊子。可惜在一個除夕，我把它焚了。在那冊子上，我還署了一個「蕭恨吾」的名字。它充分地代表了那時節我厭惡一切的強烈。記得在第一頁上，我寫的是——請容我試試我的記憶力吧：

早上，窗外吱吱喳喳，一羣麻雀在跳舞。我開門出去，想參加。牠們忽拉一聲，遠遠地飛到樹梢上去了。

牠們那麼怕人，可見人是個真可怕的東西呀！

這個話我曾同一位常理睬我的長輩說過。我很突兀地告訴他這個感想，並問他：人幹麼那樣壞？他把背掉了過去，哼了一聲「鬼話！」從那以後，他也不再跟我談什麼了。

在另一頁上，我似乎還寫過：

春天郊外美麗，許多人賽驢玩。人騎在驢背上，喘氣奔跑的是驢。跑得慢來挨鞭子，跑得快來，光榮屬於背上人，好不公平！

我很得意地將這段抄在作文簿了，那個兼通醫道的國文老師在後面給我批了個「荒謬絕倫。」及至這事為那馬猴聽到時，他把我傳了去，說我思想過激。

風箏是我幼時最愛的一種恩物。我神往它那飄逸在藍空中的悠閑。適才還橫躺在地上的沙鷹，這時是騰空飛翔到連拙些的眼睛都觸不到的地方去了。它該多

麼驕傲呵！然而傍晚，隨便什麼時候握了線桃的主人一有了倦意，任風箏在空中多麼神氣，頃刻之間，也還得順了那線索回到他身邊。爲了這個，我時常傷心。那風箏太可憐了，因爲它的驕傲太空虛，它的自由太有限了。我懷疑活在世界上，也有那麼一隻手，順着根線，在控制我。飄在半空中，人似乎享着絕大自由。然而，能逃得開那個傍晚嗎？

我白天高興地放着風箏，晚上在煤油燈下又寫這種悲慘的荒唐的發見！

那時的世界對我是怎樣一片沙漠呵，爲着那個，我使特別感到失母之苦。如果她不懂我，至少她想明白我。夏天，坐在院中大月亮下，倚着她，我可以隨便說什麼。她允許我想像，她還幫助我。有的時候她其實沒有聽清楚，但她仍是用那麼感動的樣子看着我。她去了以後，一切接觸我的，似乎都總想在我身上發施一股威嚴，示我一點厲害。他們都想霸佔，堵塞。當他們爭要我時，那和他們同鄰舍爭一斗糧食一樣。及至他們想拋棄我時，却又不惜掐死我！

在一個古木參天的廟寺裏，我遇到了一個方丈。我還能記得他那灰色的披髮裏伸出的那雙乾橘皮一般的手。他摸了摸我的腦袋，說我「有點仙根。」假如我會經自命不凡過，那次便是了。看過「濟公」「昇仙傳」和許多佛道神話的我，那時真以爲自己一定不是凡胎庸種了。我多麼希望成佛呵！生爲一個人，我受着一切的控制。我愛星星，我却不能浮遊在一灘白雲上，在穹蒼中漫飛撫摸牠們。我更急需的，是給那些兇惡的人一點懲戒呀。我不必害他們。如果有一天，我只要突然頭上射起三道金光，手裏拿一把馬尾拂塵由他們身旁昇高起來時，他們就該多麼後悔自己的狠毒呵！於是，讀書在一個教會學堂裏，我日夜心神所寄托的卻是遠處的柏林寺了。

五根香終于不會在我腦頂上燒成疤痕，然而「色色空空」的一類出世觀念我却裝了不少。這種觀念助長了我那點先天的灰色稟承。生活在人間，我全然成爲一個陌生的驗訖人。再沒有比那時期的我更不誠實的了。我是十足地過着雙重生

活。在人前，我已頑皮得使人駭怕了。多少人指了我的脊梁哼着：真個不知愁的孩子！然而我感覺的愁遠深於他們的。我愁的是這迷離撲朔的生命。

一個好心的長輩會掏腰包領我去看醫科專門學校的展覽會，在歸途，我腦裏除了疹痘斑痕外，我總想念着那套腐爛了的男女生殖器的模型，紫紅如金華火腿，潰爛如切開的老石榴。那一次的參觀，使我愈發默想「色色空空」的真諦了。這種對於男女關係剝開詩意的看法成爲我一生的痛苦。到近年，我稍稍明白深湛的體會，在兩性間多麼可貴了，然而我仍如一個拙劣的鐘表匠，不能使靈與肉圓滿地合了槽。

觀念上雖如此虛無，你却還不能遽然斷定我就是清淨教徒。當我那古怪父親的幽靈支配着我的思想時，和我更貼近熟稔的母親却也不會離開我。她賦給我一腔無盡的熱性，教我用直覺和溫愛去接觸人生。她的不幸的一生中，可說吃虧在不會冷靜。熱心張羅着一切，時常是討得自己沒趣。然而她無悔。我也許不會善用這心

靈中的火盆，但它從未熄滅過。它使我對人生有探險的興味，使我在生活裏飛滿了幻想。雖然鼻子上灰是碰了不少的，我也並不懊悔。

時常我有種無名的煩惱如一條巨繩似地纏繞着我，我覺得那彷彿是父親緊了上去的。我掙扎，抓解，然而我脫不掉。過一刻，也不曉得太陽由那塊天冒了出來，我笑了，而且是多麼恣情的笑！頑皮起來，我永可以和五歲的孩子賽年輕。一個廿多歲的人還攘土，你不信吧，然而我們管那個叫空軍。海軍，便是向人身上吐唾沫。如果能完成一樁惡作劇，我高興得可以忘了形。可是當我忘了形，那條巨繩却又盤在我腰間了。除了十六歲上皈依宗教一年外，我這一生，頑皮從不曾間斷過。然而伏在我那瘋狂頑皮下面，一股森冷的虛無思想，也不曾間斷過。

及至那個胖羅槌在我由獄中幸被釋放出來後，又下了毒劣的手段時，我開始對於人類心腸的本質起了更深的懷疑。我被放逐到中國極南邊一個荒僻地方，在那裏，我發見的是類似的情形。我仍然笑，甚而淘氣，然而對於人類已深深地痛恨着。

了。

人世的炎涼加上宇宙的空虛，請想，這是多麼一個複雜而危險的混合物。如果信仰可以充實人生，我也有過信仰。雖然始終不曾跪在一個牧師面前接受一滴沁涼的聖水，在觀念上人格化着一位宇宙的創始者是有過的。那是一陣狂熱的日子，我日夜抱着本聖經翻譯。朦朧間，就真地有一個神祕的存在寄於我的默想中。我還得承認，這個存在是高鼻梁，碧眼珠的，永遠拄了根遊牧民族使用的木杖。我也確有過一陣愚盲的滿足。如同一個握有銀行摺子的存戶，我時刻以生命有寄托自慰着。然而這座蜃樓那經得起幾本科學書的擊破。當我發見道袍下那些張得鱷魚一般貪婪的嘴時，我跑到另一極端去了。然而我也未能站穩，根本是因爲我始終不曾征服了虛無的暗影。它永如一條黑色飄帶，幌在我的心靈中。如若某人是個熱烈的參加者，同時又是個冷酷的觀察者時，矛盾在他心中將無法抑制了。稍稍不貼己一點，便可以說他是個「忘恩負義」的傢伙。許多時候我便得承受這種責貶。

當我由另外的動物，甚而植物的生長，爭逐，萎謝，死亡中，反映出生命的「本相」時，對於活着這件大事我是不能不稍存諷刺的。剝開那些禮儀花樣，生命真是最缺乏詩意美感的東西。一個英國和尚，立在廁所與廚房之間，指點我說：『這是你的過去，那裏是你的未來。』我感到丟失了人性尊嚴的侮辱。我抗議。我爭持一個精神的存在。然而翻讀歷史報章，我明白了精神的存在是在怎樣可憐的狀態下被維持着。如果唯物史觀解釋完了歷史之全部，我就更其壓不住我這點憂鬱了。

然而我又永做不成隱士。既長了一副閑不住的手腳，對於外界的光色我又貪婪得比誰也不清高。我喜歡一脚脚地爬到山巔，明知道山巔還是那塊平凡世界。我時常托着一顆滾燙的心巴望一個陌生女人，及至這女人稍一現露粗俗的本相時，我的心又傷碎了。于是，在工作上我極好勝爭強，也極容易頹然失望。對於人，熟起來可以沒有半層隔阂。但一經看出少許破綻，又即刻憎惡起來。

具有這樣性格，我還能活下來，而且周圍竟也不缺乏推腹的知音，我得感激兩

個人。一個是我不能再驚動的了，另一個我應稱他做師傅。

沒有人能公平地衡量這個師傅所給我的影響。有人說我文章像他，如果這曾經是過事實，我便正在糾正這個事實。許多人很成功地模仿着他的風俗，我却願意走我自己的路。而且，若僅是一個文章的私淑弟子，我是不甘心稱他作「師傅」的。正因為他影響我的不是文章，那個末節；他不會做個技匠，教我一樁把戲。他却是個醫生，他部分地治療了我的心靈。這之間，是有許多奧妙的。第一個矛盾，便是他自己也不是全然沒病的人。

但那個並不妨礙他治療我，只要我肯伸出手腕，張開口。他的治療其實並未深入。他始終不會祛除了我的病根；但那也不妨礙他醫術的效果。因為在實際生活中，我已不是那樣一個怪物了。也許一切我的變化依然是我固有的，如果我父母的雙方素質平衡起來可以成爲目前的我時，也是這個耐煩的師傅幫我調整均衡起來的。

我的改變很簡單。在這師傅的鞭策下，我漸漸學習着忘記自己，而又把廣大人生同自己連繫起來。於是，像飛翔在藍空中，我開始忽視了瑣細曲折，而試摸到現實的輪廓了。很少人能在這情形下現得醜陋的，因而，在我不墜到地上時（不幸這是時刻發生的事！）我可以不用憎恨與人接觸了。我甚而知道某些很討厭的人，實際上是殊為可憐的。

所有我的改變皆不應歸功一個說教者的講義。「弟子規」我是讀得爛熟的，它一點不能阻止我同堂弟爲着一張洋烟畫的血戰。我這個人生師傅知道我還愛藝術，他是用藝術的神聖名義斥責我對同類的厭恨。誰都可以，他說，單獨一個想寫小說的人不應排斥地球上任何一個動物。種類愈繁複，才正是你的運氣好呢。接近他們，了解他們，不那樣你不是一個好藝術學生！

這個我倒還不會辦到。其實，連他自己也不能真地喜歡所有的人。對於市儈士痞，他就時常掩飾不住他的憤恨。但和非接近不可的人，我能夠很平靜地處下去了。

這樣一來，我才明白由他們我可以學習許多，生活因而顯得盛茂。

跟着對人性的「客觀」他驅逐起我的虛無了。這個他不算成功，爲了他自己的理想主義的支架也不甚牢固。他可以看得很遠，很遠。我可以說他在每一封信裏皆提過人類，提過民族。對於這些，他凡能盡力的地方，他什麼也不辭。因而在人間他至少是個熱心的人。然而時常對於近在目前的自己，却焦灼煩悶得了無辦法。他時常提到工作，甚而革命，然而他也從不忘記死，這個躲閃不開的阱！

好像合作着一件得意的或者必需的騙套，我接受了一切他的解說。我開始仰起頭來。對人生，我有了更濃的熱望。在工作上，我增大了野心。這趨勢，在「籬下集」裏還不大看出，因爲我是在濡着一管想戰鬥而是柔嫩害羞的筆。在「栗子」裏，他是學習往大圈子裏跳了。我忽略了瑣細曲折（也許我也走開了美的河流）照他的話，我投進廣大的人生裏了。

爲了紀念這個變遷，我還不妨記出「栗子」這篇寫作的始末。那是一個刮大

風的下午，我適由天津報館裏請假回北平。下了火車，我看到站台裏外排立着超出平日數目的兵士，閃亮着鋒利的刺刀，對着每一個沒有鬍子的人咄咄逼視。

城裏人心惶惶。半掩的城門令我喚起幾年前內戰恐怖的回憶。長安街上，成隊的高大馬匹上昂然坐着蓋黃制服的異國軍人。這些人又似乎在監視着地上站着的那些負鎗兵士。鐵的馬蹄踏在僵硬的道上，許多店舖嚇得都關嚴了門。

我揉着混了沙子的眼睛，闖進我這個師傅的門坎。他正傾聽着一個年青朋友述說前門外軍警毒打學生的事。看見我來了他說：好，你莫急着回去。留在這裏，立在羣衆裏面，我們要身經這次的亡國。

十二月九日，那是一個可紀念的日子。多少青年流了血，多少青年失了蹤，只爲着嘶喊出民族的自尊！直到夜裏十二點，宣武門里胡同裏還有狠心的警察追着徒手的学生狠命鞭打。『讓你再遊行，再演講，混蛋！』真像青年學生犯了逆天大罪或彼此有着什麼莫大怨仇似地。

那一夜我不能安眠。第二天早晨我去看一個作新聞記者的美國朋友。他和他太太也因為神經受了過重的戟刺未能闔眼。那位熱情的太太肩頭披散着蓬髮如一女鬼。看見我，她一把捉着我胳膊就嚷着：

「中國人對中國人能那麼狠，你信嗎？」

我說不出話來。奴隸照例是這種性情的。頂着大風，我走了幾家醫院。三年前學生沿街乞募來的「抗敵」大刀如今是一刀刀地砍在那些年輕學生的頭上了！後頸，額部，眉際，分裂開的鼻梁，斜剝成兩半的嘴唇，最慘莫如工業大學那個砍斷了左臂的。這羣刺傷了的綿羊帶着血漬躺在那裏，時刻還關懷着國家，國家却在他們掙扎於血泊中時，順利地恭謹捧給猙獰的主顧了。

下午我去訪我的母校。那是一個怪學校。抗爭立在最前線的是他們，然而學校冰場上也還有着「外曲線」的好手在表演。立在湖濱看着那飄起的紫色圍巾，我苦痛極了。或者說，我憤慨極了。我開始懷疑起知識與良心不是相輔並行的東西。這

些吸吮了西洋文明而忘却自身處境的高等華人是已經腐爛的了。歸來懷着一腔莫可奈何的憤怒，我寫了「栗子」。如果企圖揭露現實的「道傍」還帶着憂鬱的氣息時，我相信在一個國破人亡的時節寫下的「栗子」不再容那條暗影投進去

了。

同樣是「皈依」和「曇」。基督教徒們讀了它或者將感到不痛快，異於主義上的反教者，我是可以用個人身受的遭遇來向他們挑戰的。我的確在準備着一個更全豹的揭露。只有一個長篇才容許我紀錄下我自己的遭受。這裏，我只是拔了它一根毛毚而已。

我是生長在一條沒錢人住的街上的孩子。在我的門前，天天有那些「征服靈魂」的救世軍敲着一隻喧嘩的大鼓走過的。鼓後面還僱了不少年青女子舞着帶鈴的小鼓，尖聲唱着「快快歸主」的調子。列隊的緊後面照例有一個黃髮碧眼的毛子監督着一切。他向誰都笑。這招惹得一條街家家都出來看熱鬧。擠在人羣中的

我，還被一個女鬼子抱了起來。我只記得她頸項上有個紅色徽章。當時我怕得很。我哭了。於是，她把我放下來，拍拍我，一本有彩畫的「馬太福音」塞進我手裏了。像菊子這樣入了教的女孩子我知道許多。我相信目前甘心做得比菊子更可憐些的也還不少。但像菊子哥哥景龍那樣的男人我却沒見過。這是當前中國的可悲：能幹聰明人士似乎遍地皆是，有點氣節的却如飛賊俠客一樣不大看見了。

五卅慘案發生時我確在爲一個洋人做着工，雖然那時我早已是沒有媽的孩子了。「曇」這題目與故事本身是無關的。它代表我的一點憤慨。讀者如不太健忘，想來還記得十來年前那時全國的激昂民氣。我當時空着小肚囊黑早就去東四牌樓，立在石罇上嚷着，「如果你感冒了，別吃仁丹，吃萬應錠。」那時我身材矮，我口吃，我衣裳有許多窟窿，然而我那些大人聽衆並不輕視我。我眼看一個洋人家的廚子聽了我們的宣傳後，毅然辭了工。一個五歲孩子撕着電桿上的標語玩，我遠遠見到舉着巴掌跑了過去，猛然一下把那天真無邪的孩子打個昏。就那樣鹵莽的事，路人

還袒護我，因為那是民氣激昂的日子！然而今日呢，却已成爲連哼一聲都不准的奴隸了。

站在教堂門檻外，比那些昂然舉步的洋人更爲可鄙可恨的，是那些抗着污膩口袋替洋東收買靈魂的奴才們。異于通常的買辦，他們不但廉價買取了誠實大衆的靈魂，還販進一套「有人打你左臉，就把右臉也給他打」的奴才道德。這些法利賽人相當於漢奸，土棍，然而却各有五個以上的面孔。口齒伶俐，眉眼善笑，然而猙獰險毒起來才怕人哩。我承認在「鵬程」裏我的筆是不大忠厚。我實在不甘心那樣好心腸的讀者也許以爲我在誇大諷刺呢，但是憑良心，我見過比志翔更壞更壞的人。而且這些人截至此刻都依然很安全舒適地活在那裏。（他們的辦法是只要把洋人和教會元老對付好，一切就不生問題。）只是，唉，我這枝筆太笨，我還不能畢肖地把他們畫了出。如果有一天，我的筆濡得受使些時，我要把那個依然操縱着三百多顆心靈的胖校長——福特公司的汽車手，那個教書傳道兼販狗的瘦馬猴，那個

笑話大王，和那個業已叛教並做了洋商買辦的麻教務長，逐一地畫了出來。

我還願意蛇足地說明，（爲了一篇表現力尙未諳熟的文章容易爲熱心的批評家所曲解。）在「參商」裏，我主要的企圖是在發揮一點戀愛哲學。同這種類似的悲劇我有過一遭。事後我還寫了一些文字。這篇便是根據我在一篇批評裏發的牢騷。（見商務版「小樹葉」中的「蟲蝕裏的三部曲」）我知道我的發現毫不新鮮也許一個飽經世故的老太婆比我更懂。然而對於一個懷了一腔盲瞽熱情在人世上如野馬般亂撞的我，却還不失爲一道閃光。

這裏，我還想供說的是：我不是一個沒有憂鬱的人。甚而我可以說憂鬱在我個人已是不治之症了。但我不驕傲它。我憂鬱，我却永不以憂鬱爲然。我十分清醒它的毒質。爲藝術，這也許還是一劑不很壞的佐料。然而時至今日，我應顧及的比那個多了。我不能忘記我是生活在一個羣體中，我的寫作將有另外的人讀到。爲了羣體，我在克服它，絕不任它傳播。幸而憂鬱以外，我還不缺乏一腔對社會的熱誠，一顆未

枯涸麻木的心。我願永將這枝筆放在那個的支配下面。

廿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

有版權

實價六角

栗 子
蕭 乾 作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山西路慈豐里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三十
集六冊

- | | | | |
|------|-----|------|---|
| 星 | 葉 | 髮的故事 | 巴 |
| 栗子 | 蕭乾 | 短篇 | 金 |
| 曼陀羅集 | 陳白塵 | 短篇 | 盾 |
| 夜景 | 艾蕪 | 短篇 | 軍 |
| 春風 | 張天翼 | 短篇 | 散 |
| 黃沙 | 靳以 | 短篇 | 文 |
| 達生篇 | 萬迪鶴 | 短篇 | 情 |
| 小巫集 | 奚如 | 短篇 | 吟 |
| | | | 散 |
| | | | 文 |
| | | | 李 |
| | | | 廣 |
| | | | 田 |
| | | | 散 |
| | | | 文 |
| | | | 曹 |
| | | | 禺 |
| | | | 劇 |
| | | | 本 |
| | | | 劉 |
| | | | 西 |
| | | | 渭 |
| | | | 批 |
| | | | 評 |
| | | | 臧 |
| | | | 克 |
| | | | 家 |
| | | | 詩 |
| | | | 集 |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初版

二十九年三月三版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我們編輯這一部文學叢刊，並沒有什麼大的野心。我們既不敢槓起第一流作家的招牌欺騙讀者，也沒有膽量出一套國語文範本貽誤青年。我們這部小小的叢書雖然也包括文學的各部門，但是作者既非金字招牌的名家，編者也不是文壇上的聞人。不過我們可以給讀者擔保的，就是這叢刊裏面沒有一本使讀者讀了一遍就不要再讀的書。而在定價方面我們也力求低廉，使貧寒的讀者都可購買。我們不談文化，我們也不想賺錢。然而，我們的文學叢刊却也有四大特色：編選謹嚴，內容充實，印刷精良，定價低廉。第一二三四五集各書均已出版。第六集自二十九年三月起陸續出版。

第

一

集

路

故事新編

神·鬼·人

八駿圖

團圓

雀鼠集

珠落集

南行記

羊

飯餘集

分

短劍集

黃昏之獻

雷

魚目集

茅盾 長篇小說

魯迅 短篇小說集

巴金 短篇小說集

沈從文 短篇小說集

張天翼 短篇小說集

魯彥 短篇小說集

靳以 短篇小說集

艾蕪 短篇小說集

蕭軍 短篇小說集

吳組細 短篇小說集

何穀天 短篇小說集

鄭振鐸 文藝論文集

麗尼 散文集

曹禺 四幕悲劇

李健吾 三幕喜劇

第

二

集

秋花

江上

土餅

谷

憂鬱的歌

多產集

崖邊

錦砂

生底煩擾

海星

鷹之歌

商市街

畫夢錄

憶

母親的夢

靳以 長篇小說

蕭軍 短篇小說集

沙汀 短篇小說集

蘆焚 短篇小說集

荒煤 短篇小說集

周文 短篇小說集

柏山 短篇小說集

蔣牧良 短篇小說集

歐陽山 短篇小說集

陸蠡 散文集

麗尼 散文集

悄吟 散文集

何其芳 散文集

巴金 散文集

李健吾 戲劇集

第

二

集

憂鬱的歌

多產集

崖邊

錦砂

生底煩擾

海星

鷹之歌

商市街

畫夢錄

憶

母親的夢

掘金記

荒煤 短篇小說集

周文 短篇小說集

柏山 短篇小說集

蔣牧良 短篇小說集

歐陽山 短篇小說集

陸蠡 散文集

麗尼 散文集

悄吟 散文集

何其芳 散文集

巴金 散文集

李健吾 戲劇集

畢象午 詩集

第

三

集

星

栗子

曼陀羅集

夜景

春風

黃沙

達生篇

小巫集

髮的故事

印象感想回憶

綠葉底故事

橋

銀狐集

咀華集

日出

運河

葉紫 長篇小說

蕭乾 短篇小說集

陳白塵 短篇小說集

艾蕪 短篇小說集

張天翼 短篇小說集

靳以 短篇小說集

萬迪鶴 短篇小說集

奚如 短篇小說集

巴金 短篇小說集

茅盾 散文集

蕭軍 散文集

悄吟 散文集

李廣田 散文集

劉西渭 批評集

曹禺 劇本

詩集 滅克家

第

四

集

煙苗季 周文 長篇小說

山徑 白文 中篇小說集

航線 沙汀 短篇小說集

里門拾記 蘆焚 短篇小說集

小魏的江山 陳白塵 短篇小說集

夜工 蔣牧良 短篇小說集

長江上 荒煤 短篇小說集

長生塔 巴金 童話集

嚇美國嗎 尹庚 報告文學

夜記 魯迅 散文集

旅人的心 魯彥 散文集

崇高的母性 黎烈文 散文集

白夜 麗尼 散文集

廢郵存底 沈從文 書信集

新學究 李健吾 劇本

野花與箭 胡風 詩集

第

五

集

刻 意 集	無 題 草	原 野	十 月 十 五 日	兒 童 節	草 原 上	竹 刀	遠 天 的 冰 雪	野 鳥 集	生 人 妻	鹽 的 故 事	牛 車 上	苦 難	憎 恨	砂 丁	夢 之 谷
何 其 芳	曹 葆 華	曹 禺	蕭 軍	羅 洪	劉 白 羽	陸 蠡	靳 以	蘆 焚	羅 淑	蹇 先 艾	蕭 紅	沙 汀	端木 蕪 良	巴 金	蕭 乾
散	詩	劇	散	短 篇 小 說 集	短 篇 小 說 集	散	短 篇 小 說 集	短 篇 小 說 集	短 篇 小 說 集	短 篇 小 說 集	短 篇 小 說 集	短 篇 小 說 集	短 篇 小 說 集	中 篇 小 說	長 篇 小 說
文	集	本	文	集	集	文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第

六

集

江 南 曲	木 廠	沉 淵	投 影 集	囚 綠 記	霧 及 其 它	夏 蟲 集	貝 殼	魚 汛	三 月 天	荒 命	使 娜	利 娜	秘 密 的 故 事	遭 遇	隨 糧 代 徵
王 統 照	鄒 荻 帆	林 柯	唐 致	陸 蠡	靳 以	繆 崇 羣	莊 瑞 源	宋 棧	屈 曲 夫	田 濤	李 健 吾	巴 金	舒 羣	金 魁	白 芸 窗
詩	長	戲	雜	散	散	散	散	短 篇 小 說 集	短 篇 小 說 集	短 篇 小 說 集	短 篇 小 說 集	中 篇 小 說	中 篇 小 說	中 篇 小 說	長 篇 小 說
集	詩	劇	文	文	文	文	文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3.00

.60

